民國叢書

第四編

·87·

歷史·地理類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鄭振鐸著

六朝陵墓調查報告　朱希祖　滕固總編輯

金陵古蹟圖考　朱偰著

上海書店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鄭振鐸著

序

自十九世紀的初年以來，人類有兩個顯著的大進步；第一是：對於所住的世界，經了勇敢的探險家的努力，已經將所未知的地域，所未發見的新地完全找到；第二是：對於許多時代之前的民族與文明藝術與宗教，久已爲我們所忘記者，經了精敏辛勤的發掘家的努力，也已經將他們重復顯露於我們之前。總之，人類的知識範圍，自十九世紀以來，差不多較前擴充了許多倍，無論在空間方面，或在時間方面，在地理上，或在歷史上。譬如，敍述米索不達米亞的文明，敍述尼羅河的文明，敍述希臘的文明者，從前皆以古代歷史家，如希羅多德 (Herodotus) 諸人的著作爲唯一的寶庫。而對於他們，謹愼的歷史家卻還是半信半疑的，不敢全據爲實。有史的時間，因此縮短至有曆日可紀之時；在此時之前的史實，他們或視爲神話，或視爲無稽的傳說，或傳爲詩人創造的傳奇。其實，此種史實，其本身原是模糊影響，不大有什麼豐富的內容的。所以在十九世紀之前，或可更確切的說，在十

九世紀中葉之前，古代史是至爲枯窘可憐的。到了十九世紀之後，許多發掘者在烈日之下，荒原之上工作着，許多考古家在研究室絞盡腦汁解釋着，於是我們乃可於三四千年之後，竟得見亞述帝國的王家圖書館的藏書，而讀其內容，得見比巴倫帝國與埃及帝國往來的外交文件，而知當時的國際情形；如果我們到了巴比倫，我們還可以在那個壯麗無比的聖街上散步着，如果我們到了推來，我們還可以憑吊爲了一個美人而苦戰十年的堅城，如果我們到了底比斯的死城或王谷中，我們還可以下了阿門和特背第二世的墓道，瞻仰這個大皇帝的御容，如果我們可以到了克里特，我們還可以看見當時海王國宮殿的遺址，而徘徊於其寶座之旁。這是如何可驚奇的一個古時代呢！十九世紀之前的歷史家豈眞夢想得到：一個詩人的傳說，乃有眞實的背景，一個生於三四千年後的人乃竟得見三四千年前的王家藏書，乃竟得徘徊於三四千年前的名王的城中宮中，還不是一個可驚的進步麼？

關於地理上的發展，這裏不提。本書所敍的止是最近百年來的最重要的古史學上的發見，或最重要的古城古墓發見的故事。這些故事，其本身往往也足以振動一世的聽聞，也卽是可驚奇的

傳奇的一頁一篇。一個夢想的古物學家，精確的選定了一個古代的遺址之後，便動手掘下去。一鍬一鏟的將泥土掘起，一篩一籮的將他們倒去。經營了幾天，幾月，甚至幾年之後，忽然一個工人的鐵鍬，喀的一聲遇到了一個堅物，遇到了一個石塊。由此，而一個人首而有翼的尊嚴的石獅子被發見了，由此，而一個名王的墓和牠的無窮寶物被發見了，由此，而一個名城的牆頭在三四千年的沈埋之後，發見於天日之下了。當那個驚人的大石像出土時，當墓中的遺物完美無缺的一一復顯於三四千年後的我們之前時，旁觀者豈止游心於光榮偉大的古代而已，工作者豈止酬償了他的幾月幾年的烈日下荒原上的辛勤而已！其愉快，其所獲，蓋有出常人所意想之外者：

一、他們發見的是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藝術，古代人民的生活情形；他們將已失去的古代重現於我們之前；

二、使我們直接與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藝術，古代的史蹟，面對面的相見，不必依靠了傳述失眞的古代記載；

三、證明了古代大詩人的著作，古代的神話，古代的英雄傳說，向來以爲虛無漂渺，不值一顧者，

實未嘗無眞實的成分在內。有時，且可以知道這種傳說、神話的所以構成的原因。

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未嘗無發掘，未嘗無發見，且也未嘗無二三驚動一時的發掘的故事被傳述着；然而卻有兩大點和近代的發掘，本書裏所敍的發掘不同。

第一、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發見，大都是偶然的，機緣湊合的發見，不是什麼專門家有心要去發見的。潘沛依(Pompeii)之被發見於一個農人，便是一個好例。至於近代的許多大發見，則不然。這個發見都是專門家有意的經了千辛萬苦而始得到的結果。在他們之前，那是一個無人注意的荒丘，在他之後，那個荒丘卻告訴人家說，在許多許多時代之前，他們乃是如何光榮，如何弘偉的一座名城。我們不僅可以見到威勢赫赫的王宮，見到聳立地面久攻不下的名城，見到關於戰事、國政、宗教的刻文，關於國王祭師的，以及他們的神道的石像，我們還可以那時人民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養生送死的器具，更還可以走到他們的市場之上，而默想當時人民熙往攘來的情形。這不能不感激那些辛勤耐苦的發掘家的。偶然發見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決不會再來了，一則專門的考古學者的研究一天天的深進，關於古址的考定與發掘在歐洲和小亞細亞一方面都已可算是

『地少藏寶』的了；二則偶然的發見，百年難得數見，有意的發掘，十發必有七八中，在如今求知若渴之時，假定考定了一個遺址，專門的發掘家是等待在那裏的，因此偶然發見的機會益少。

第二、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發掘，大都不是爲了學問，爲了藝術，爲了古史而工作着；他們不是爲了個人的財富，便是爲了國家的財富，或刼，或搶，且騙，且偸，祗要有古物可以到手，便什麽卑鄙的手段都可使得出。他們除了誇多鬬富之外別無目的。所以在他們看來不値得一顧，而在考古學家看來則爲無價之寶的東西，不知被毀棄了多少！這是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刼，倒不如藏寶於地，還可以有復得之時呢。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發掘者的態度便完全不同了。他不是爲了一僔希世的雕像而去發掘，也不是因要盜竊古墓中高價的珠寶而去發掘，也不是爲了要增加個人的收藏或國家的御庫而去發掘，他們的發掘，除了純正的學問的工作之外，別無目的。一位專門家在埃及王谷中發掘了許多年；一個埃及士人對人論到他道：『他在這裏那末久，一定已成了一位富翁。』不，在學問上，他誠然成了富翁，若論物質上的報酬，則他所得的有什麽！

因爲十九世紀中葉後的發掘者態度的不同，所以近七八十年來，其所得遠超出於從前的好

幾百年的時間從前所不注意的荒丘，如今都掘發了，從前所尋找不到的名墓，如今也都已逐一的得到了。自波他發掘柯薩巴(Khorsabad)以來，至今不過八十餘年，而這八十餘年中，幾乎年年有重要的發見。其結果，則古史的材料一天天的豐富，舊時記載的錯誤，逐漸的都被更正。我們試讀劍橋大學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其材料之豐富簡直非從前史學家所曾夢見的。

然而自八十餘年的發掘以來，歐洲和近東以及尼羅河流域的重要古址也幾乎都被專門的發掘者發掘盡了，今後的歐洲和近東，和尼羅河流域，恐將難再有什麼驚人的大發見的了。不過近年來的發掘者，其態度和方法，卻更有和波他、霈雅特乃至舍利曼諸人不同者。波他，霈雅特，乃至舍利曼諸人，他們的主要目的，還在發見什麼傳說中的名城，什麼大皇帝的宮殿，什麼人頭有翼的牛和獅，什麼驚人的狩獵圖，戰事圖，什麼名王的大墓和牠的財寶，什麼古代的大建築，大雕刻；至於微小的『貌不驚人』的東西，他們卻不屑去注意。至於近來的專門家則不同了，他們見一片碎陶器，一塊廢鐵，一個粗惡的偶像，其價值不下於偉大的王宮和王墓；他們知道，有時一片碎陶器所敍述出來的古代的生活和藝術，反較之王宮王墓為更重要。所以他們也許對於這些『貌不驚人』的

東西反倒較古宮古殿爲更注意——當然，他們也決不忽視了這些古宮古墓的。總之，從來的發掘，目的在求驚人的大發見，今日的發掘，則對於古代的遺物，自一釘一瓦以至於殘碎的小偶像，都是十分寶貴的，因此驚人的大發見今後雖未必會有，而可以爲古史的一部分資料的古物則決不會絕迹。有許多專門家，因此未免惋惜波他，舍利曼諸人之忽視微小的古物，使他們在發掘者手下毀滅了，減少了不少的古史上的重要材料。然創始者總是粗枝大葉，未能細針密縫的，這樣的忽略當然是免不了的。

我們中國的古物，始終沒有經過專門發掘者的有意發掘過，除了幾次的農夫農婦偶然的發見之外，一切寶物都是廢棄於地，不知拾取。且偶然的發見是絕對靠不住的，第一，不知古物從多少條的泥土中掘出來的，因此，我們便不能斷定其時代；第二，給慣於作僞的古董商，有了作僞的機會；第三，同時被發見而農夫們視爲不足輕重的古物，一定被毀壞了不少；第四，在許多次的偶見的發見中，其倖得爲學問界所知者又百不過六七，其餘的或爲農夫們所隨手拋棄，或展轉的入於市儈之手，或爲當地官吏所奪取，從此不再見知於世。所以，爲了我們的學問界計，我們應該趕快聯合起

來，做有系統的，有意的，有方法的發掘工作，萬不能依賴了百難一遇的偶然的發見，而一天天的因循過去。

誰要是有意於這種的工作，我願執鍬鏟以從之！這不是一件小事；從本書的敍述中，讀者大約總可以見到鍬鏟的工作，其重要爲如何的了。

然而發掘的工作，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不要希望一鍬掘下來便可以發見一座古墓，一所古宮。這在發掘史上是難得一見的好幸運。許多的發見都是經過幾月幾年乃十幾年的精銳的觀察，辛勤的工作，堅忍的意志然後得到的。卡忒之發見都丹喀門乃是十六年工作的結果，舍利曼費一生精力去發掘推來城，至他死後，眞的推來城方纔爲他的助手所發見。有一個發掘者，在埃及發掘了六七個禮拜，而發掘的結果卻是一具貓的木乃伊！天下事的成功，靠幸運者少，靠工作與堅忍者多；發掘的事自然也不能外此。

本書並非一部完全的發掘史，本書所敍述者不過發掘史上幾次更重要的故事而已。再，有史以後的古物的發見，如雅典的發掘，潘沛依的發掘還有較爲不重要的史前的發掘，本書也都不能

敍及。本書的範圍，乃是有史之前的古城古墓的重要發掘史。

範圍既已說明，則請進而讀本書的內容。本書後附參考書目，一則供給有意於讀更詳細的發掘故事的人的參考，二則示本書取材的來源。（但我所讀的僅其中的一部分）

本書是極淺近的一本發掘史略，所以對於專門名詞和古代人名用得愈少愈好，以便讀者的興趣爲那些難懂的名詞和詰屈敖牙的古人名所阻撓。

鄭振鐸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序於倫敦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目錄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第一章　阿比多斯及埃及第一朝的陵墓

阿比多斯(Abydos)是埃及的聖城，每個埃及人都想能在生前去朝見一次，或至少在死後也希望能夠一至的，或環境不能允許，則至少死後也要立一塊石在這個聖地，窮人不能立碑，則至少要拋一塊碎瓶片在這聖地。原來在阿比多斯有奧賽烈司(Osiris)的墓；奧賽烈司是地府的大神，人如能葬在他墓邊則可得福；如果沒有福氣葬在附近，則建立一塊石在這個大神的石階上，或至少送一片陶器至聖地，也可得他的恩惠。

所以在埃及史的最早期，富貴的人都要在阿比多斯得一墳地。如果貴人必須伴國王的墓而葬，則他也要建一個石碑在這個聖地上的。在中世(Middle Kingdom)風俗還是如此，要人都要



第一圖　拉美斯第二世

在阿比多斯建立一個石碑。這些石碑如今在各博物院中，可以找到不少。但平民們卻止能有送一片陶器至聖地之力，所以經過許多時代，阿比多斯竟成荒蕪不堪的瓦礫堆，各期各種的陶器都有。

在埃及史上，阿比多斯雖不重要，在宗教和文化上，阿比多斯卻公認爲一個重要的古址。所以許多埃及學者，早就計算到發掘這個聖地，以期對於古埃及的宗教與文化有豐富的收穫。

聖城的發掘工作，和別的地方一樣，乃由於偉大的發掘埃及的先驅者馬烈特 (Auguste

Mariette)的工作。一八五九年，他清理錫提第一世(Sety I.)的廟宇（以精美的浮雕著多）他還發掘拉美斯(Ramses)第二世的廟宇，在偉大的奧賽烈司廟內也進行着一部分工作，卻沒有得到多大的成績。然而馬烈特卻說到一個荒丘，名爲科阿薩爾坦(Komas Sultan)的道：『無疑的奧賽烈司的墓，必在此不遠。大約什麼時候，總可以發見今所未知的至聖墓的進口。』他的話到許多年後，方才實現。在一九一年至一四年，那維爾(Naville)繼續皮特里(Flinders Petrie)教授和墨累(Murray)女士的工作，在四十五呎的斜道之底，發見一間大室，一百呎長，六十呎闊，以兩行的方柱，分爲三部分，由此室更至一較小之室，由牠的雕刻上以及根據古代的記載，那維爾知道此即爲著名的奧賽烈司的墓。那維爾所發見的實爲奧賽烈司廟的最神聖的地方。

除了對於奧賽烈司聖地的注意之外，阿比多斯存在的建築，乃爲錫提第一世的廟宇和牠的可驚詫的浮雕。牆上的浮雕有許多是最有趣味的；他們沒有『古代』(Old Kingdom)的大浮雕的有力與新鮮，然而國王的形像和奧賽烈司坐在神座上的尊嚴態度，是極可讚美的。在錫提廟的左近，散布着不少他的兒子拉美斯廟的遺物。從前一定是一所很弘偉的建築，如今卻隨地傾圮



第二圖　相傳奧賽烈斯的墓在埃及阿比多斯

了。有的浮雕，可以比得上前王時代的，有的卻粗率。

阿比多斯的建築，雖弘麗而有趣，然到現在，他的重要卻不在此而在已被忘記的第一朝和第二朝諸王的墓的發見；這些墓經過許多年代，成爲崇拜的目的，因此，更爲隱晦而無人知道。然而到了今日，他們的寶藏卻被發現，使我們向來以爲傳說中的非真實的埃及時代，一旦呈露出來；其文化之古遠，非從前的懸想所可推測；即在此古遠的文化上，已足見出其光華燦爛之概況，使我們實見尼羅河流域的文化是如何的古遠而光明。如今且略述發掘的經過。在阿比多斯的諸王墓，既不美好，又不弘偉，不足引人注意；而到阿比多斯的人所注意的，僅爲聖地及在其旁的後期諸廟而已。在一八九〇年之前我們對於建築金字塔者的以前的埃及王，僅知其名而已；實際上的埃及史，乃開始於第四代的建築金字塔者；其上的三代皆視爲若有若無。一八九〇年後三十餘年來，這個觀念，卻完全變更了；我們知道第四朝前之三朝的諸王，並不是想像的，幻夢的，乃是實有其人的；他們領率大兵，統一散沙似的南北諸小國，他們的國家，藝術文化都已是很發達的了。這個發掘的土地在阿比多斯，但也關連着發卡達(Vaqada)，厄爾阿謨拉(El-Amrah)和發加厄得(Vaga-ed-Der)

諸地。

一八九五年，阿麥力諾(Amélineau)開始在阿比多斯工作着，皮特里教授在一八九九年以後繼之而從事於發掘，又有那維爾，荷爾(Hall)和皮特(Peet)諸人繼其後，直至一九一四年爲止。

第一朝至第三朝的諸王墓故址在奧賽烈司古廟之南，較古廟更近於諸山。諸墓皆在山邊，比平地微高極爲荒涼寂靜。一八九五年至九六年阿麥力諾發見一羣古墓，屍身睡眠式的側躺着，膝頭彎至胸前。在這些古墓中，發見原始的石瓶陶器等等。一八九六年至九七年，阿麥力諾又發見一所大墓，內有金屬物等等，他相信這墓比第一次所發見的更古。他的最重要的發見，乃是第三次工作時掘出的一個國王墓；這個國王，他讀其名爲𦒍特(Khent)。阿麥力諾覺得這個國王一定是奧賽烈司𦒍替阿門替(Osiris-Khenti-Amenti)，他一定是曾眞實的在世上統治過埃及人的，因此，他便聲言他已經發見了『奧賽烈司墓』了。一八九八年，他找到了一個骷髏，這個頭顱當然是那個死神的，不久又發見一個青石的床，他便名之爲『奧賽烈司的床』。他的發見，引起世人紛紛反對的議論；後來，經學者斷定，知此非神的墓，乃是第一朝或第二朝的一個國王的墓；新帝國的埃

及人，也和我們的發掘者一樣，誤以他爲神的眞墓了。阿麥力諾很失望的放棄他的工作，其實他的工作頗無秩序，大約被毀失的古物必不少。一八九九年，皮里特教授繼他而復從事發掘。所得的較有成績，工作更有系統。他們的墓往往是一個地下室，三十呎至五十呎高，闊亦相當。墓室以磚砌成。第一朝的登(Den)王墓，墓室內之地板爲堅硬的青石，這是我們所知的埃及建築家使用這種材料的最早者。第二朝的卡塞痕繆(Khasekhemui)的大墓其中室全是石灰石的(石塊)所建，這是人類史上所知的第一次土木工程。在中室之內，無疑的是已死國王的安身之所，室內堆了許多他所用的器具、飾品、鉢瓶，或爲金屬造的，或爲堅石造的；在這早期，埃及工人已顯出很可驚的技巧。中室四周都是小室，儲藏着許多大瓶，中存食物或酒，用尼羅河的泥土和稻草混合來封閉瓶口，蓋上王名，或酒的來處的葡萄園名，以備已死國王的地下之需。國王的臣屬萬想不到他們將國王之名印在瓶口上，乃覺留作六千年後埃及學者研究他們的歷史的材料！這些印記在埃及史料上是很重要的資材。在這時代，埃及文明雖已進步至此，卻仍不脫野蠻的風俗，將國王生前所喜愛的後宮殺來殉葬。到了『中世』之後，才用泥人來代替生人。但這些古王墓中，爲刼墓賊所摧殘，竟不能有主人

翁的眞實屍體存在着；所以我們在這些墓中，永不能見如見後來諸王的眞面目。然而在則（Zer），王墓（即奧賽烈司墓）中，卻發見了一隻殉葬宮人的手臂，乾骨上尙帶着四個美麗的臂鐲。

第三朝以上的諸王，並沒有如第四代以後諸王的欲將他們的墓建築得高大弘偉。他們心中尙沒有將他們的墓成爲一座石山的觀念。然而後來，在第三朝之中，這種思想便漸漸的現出曙光。第四代後，遂將王墓形成了世界巨觀的金字塔。

在這些古王之墓，雖沒有動人驚詫的大發見，然而最大的發見則爲：埃及古王，在紀元前四千年以上的，並不是虛無的，那時代也並不是沒有文化的，他們的文化已經是很高的了。這便是阿麥力諾發掘的眞實價値的所在。

第二章　夢城

在尼羅河旁，在開羅（Cairo）之上一百六十哩，在底比斯（Thebes）之下三百哩，有新月形的平原。一邊是高山，一邊是尼羅河。河邊有一帶可以墾植的地。山旁爲一片黃沙，除了幾個亞剌伯人的小村落之外，現在已一無居民，止有地上散躺着古代遺柱殘石，似若告訴我們以這個地方不是沒有過光榮的歷史的。在這地方，曾有一名王，先時而出，欲以其宗教的理想感化世人，然而爲時過早，他的理想卻終於失敗。這地方是研究埃及史者最有趣的地方。在黃沙之下，發掘者曾發見宮殿，廟宇，及房屋的遺址，在岩上，還有這位國王敍寫他的『夢城』的界限的刻文，更有他爲宮人們預備而未曾應用過的美好的墳墓。還有人因掘磚而發見一些書簡，使研究古代東方的人，得到歷史上的大轉變點。

這地方，現在名爲忒爾厄爾阿馬那(Tell-el-Amarna)，在古時，卻名爲阿克塔騰(Akhet-aten)，

是著名城市本應受得較好的運命，卻終於荒蕪廢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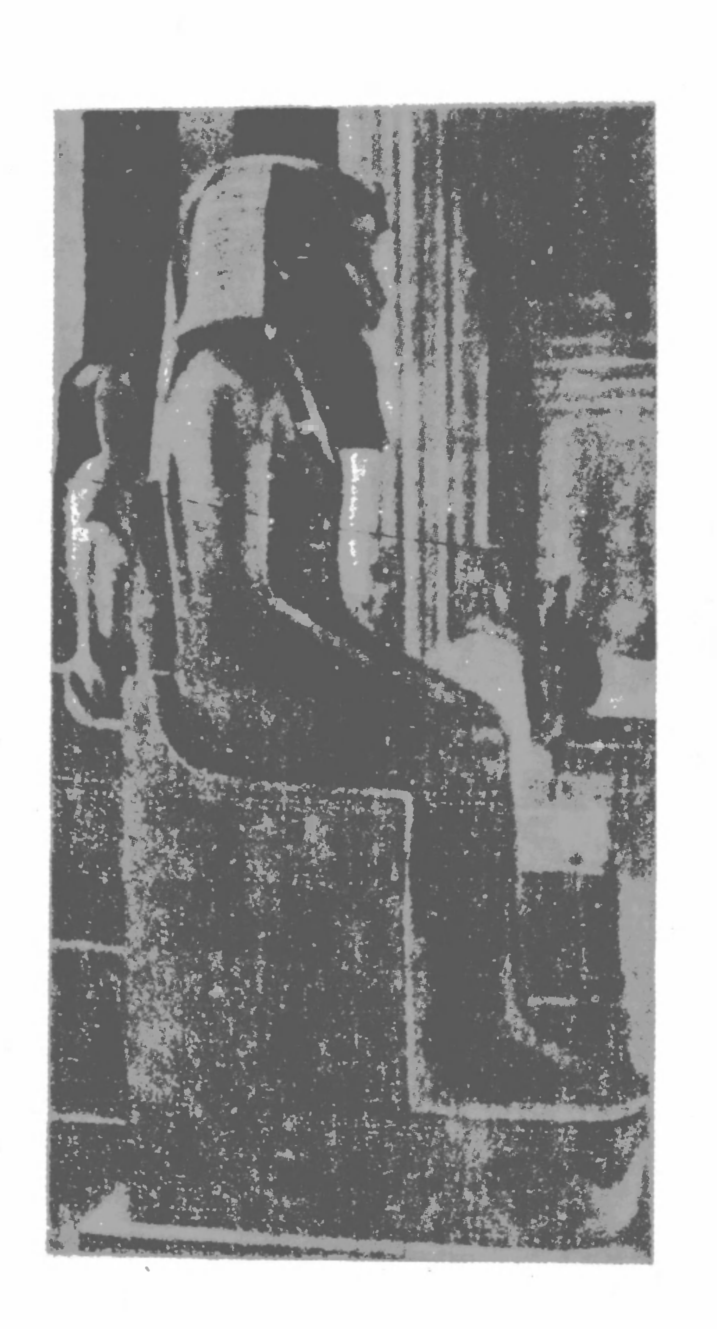
約當西元前一三七〇年，有一國王由底比斯沿河而下，這是阿門和忒普(Amenhotep)第四世，埃及第十八朝的名王中最後的嫡系子孫。第十八朝使埃及成了『世界帝國』，阿門和忒普第四世的運命雖不幸，卻是這些名王中最偉大的。他的御舟登上了岸，卽在這背山面水的所在，建設他所夢想的新城，一面在岩上砌入巨大的碑文，表示這新城的邊界。於是這新城便如爲魔法所變成似的，在黃沙上建立起來了；宮殿、廟宇、房屋、市場，一切都全；這國王在此建都約十二年；然後死亡，他便離開這未能與他理想適合的世界，而這座美麗的城市，不久便傾頹了。自他建城後，不到二十五年，這理想的城便成豺狼鴟鳥之巢穴。他死後，不葬在這『夢城』之中，卻葬在他所憎惡的底比斯。他去了，夢城也便去了。自此以後，此城便空無人居。今所見的，僅幾個阿剌伯人的孤村而已。一個城市的



第三圖　替易的像

忽與忽滅，從沒有這樣快的。這座夢城的創造者的父親，阿門和特普第三世（西元前一四一一至一三七五年）像亞述的亞述本尼巴或法國的路易十四一樣，在他們的身上集合了他們種族的一切的光榮，勳業功名，世無其比，到他們一死，光榮卻跟着熄滅。第十八朝的諸王能征善戰，建立埃及大帝國，由尼羅河而至幼發拉的河。所有敍利亞（Syria）巴力斯坦（Palestine）愛西屋皮亞（Ethiopia）諸地，都按時朝貢，不敢有懈。卽巴比倫帝國的王也畏憚他。他娶一個階級較低的埃及婦人，是游阿（Yuaa）和他的妻條阿（Tuau）的女兒。她的名字是替易（Tiyi），她的權力極大。他對於她，言聽計從。她引敍利亞的風俗習慣到埃及王宮中，尤其是宗教觀念。在那時，宮中信奉的大神是阿門（Amen），這神原是底比斯的城神，後來才升為主神的；王后替易一來，卻又改而信奉舊時的主神日神。他們結婚後二十五六年，生一子，卽阿門和忒普第四世。他深受母親的影響，信奉新神。後來他卻有一個堅決的新信仰，要信奉一個『一神教』，新神雖仍為太陽崇拜的形式，其實質卻並不是舊時的他母親所崇拜的舊神，乃是抽象的神；他不是一城之神，一國之神，乃是世界之神。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的一神教的運動。然而為時過早，反對者紛起。阿門和忒普第四世不顧一切，堅

信不移。在他卽位後第六年，便宣告以『阿騰（Aten）崇拜』爲國教。而底比斯卻是舊教勢力的集中點，他便決心遷都於夢城，以實現他的理想。兩年後，新都告成，他便遷入。他死後，他的忠心的臣



第四圖　阿門和武替第三世像

闕，卻匆促的祕密的將他葬於王谷的他母親的墓中，那時，他母親已經躺在那裏長眠着。一座磚建的大宮，是新都的主要建築。在宮中，到處都可見到這位少年皇帝的愛好自然和國家的和平生活。在一個廳中，尚可見一幅圖畫，寫的是一池澄水，中有游魚及盛開的荷花；水池邊飾以水草及開花的小樹，小鳥在飛着，牛在吃着草。此外，尚有人物；皆可見其畫法之自由活潑。阿騰的大廟，卽在宮旁。

第五圖　阿門和式普第四世像



第六圖　阿門和武曾第四世及其后之像

這廟的建築與向來埃及的廟式不同。埃及的古廟，大都光線幽暗，給人以朦朧神祕之感，阿騰廟則隨處皆光亮，沒有隱藏，沒有祕密，一切都是簡樸，直捷，公開。這也是反古的一個大革命。但在幾年之後，埃及帝國卻崩壞了，這位皇帝便鬱鬱死去；而他所建的聖城也都隨之消滅，舊勢力一天天的重熾，阿克塔騰便終成一個荒墟。

阿克塔騰夢國的遺址之所以復見天日，其故事說來也是有趣。一八八七年，有一農婦，和她的隣人們一樣在這座聖城的遺址上掘取磚塊，掘到了一座小室，中藏幾百塊的泥版，上刻楔形文字。這些泥版，後來轉運時破失不少，至今僅存一部分。當時大家都不知注意。後來，這些泥版到了英國及柏林諸博物院，乃知其眞實價值，有好多年不曾有過這樣重大，這樣驚人的發見了。然而這發見卻不是由於有意的發掘，而是由於偶然的機會，被發掘於一個無知識的農婦之手。這間房子，是王宮的外交處，這些泥版是他父親和他時代的外交文件。從這些文件上，可以看出這位少年皇帝的理想所以終於成了一夢，埃及帝國所以當這位皇帝正在編著頌歌傳布新教時土崩瓦解的原因。當他卽位之後，敍利亞領地上的南北二部，便已不穩。但阿門和忒普第四世卻正醉心於新教的成

立，置邊臣的告急於不問。於是事變一天天的重大，而他祖先所辛苦締造的埃及大帝國，便終於分裂、同時，國內的反對黨正可借這個機會，肆行攻擊他，說是大神阿門給他的責罰。

在一九〇七年時，一個美國的發掘者大衛斯(Theodore M. Davis)他先已發見權力至大的王后替易的父親游阿與條阿的墓；這墓經過許多年代，並未被人發掘過。這時他又在底比斯的諸王谷中，發見第十八朝一個王家的墓。在墓中發見一個棺，置棺的獅足石床，已經塌壞，所以棺被擲在地上，棺蓋也斜開，可以看見棺中骸骨。這副骸骨裹以薄金葉，在棺上的刻文裏稱爲『美麗的太陽之子，』這當是阿門和忒普第四世之墓了；然而在神壇上，又刻着：『這是國王阿克塔騰爲他母親替易所造的。』美麗的瓶蓋上，雕刻着一個人頭，可以說是女人，也可以說是男人；而在墓中所發見的器用，則確爲屬於一個女子者。因此，這墓似乎又當然是王后替易的墓而無可疑的了。大衛斯因此宣言他已經發見王后替易的墓與木乃伊。他們將這具木乃伊送給專家檢驗。專家說道：『這是一具少年男人的骸骨，不是一個老婦人的。你們的這副木乃伊難道不是在那個墓中所檢得的麼？其中必有錯誤。』其實，並沒有錯誤，這骸骨確是少年皇帝阿門和忒普第四世的，他死時方

才二十八歲，這由棺上刻文可知。後來，據學者解釋，阿門和武普第四世死後，原係埋在他的神城中；後來這城荒蕪了，幾個忠心的從臣，便將他遷葬於底比斯；但因在底比斯沒有給他預備墓道，所以便匆匆的葬在他母親的墓中。但他的反對黨還不甘心於他，所以便開了墓，將他的屍上棺上刻的名字都塗抹去了，王后替易便也改葬於他處，獨留他的無名的屍身放在這墓中，直至三千年後，方爲人所發見。這是很完滿的解釋，所以在一個老年王后的墓中，會發見一具少年男人的木乃伊的疑問，便自此解決了。

第三章　底比斯城及其死城

在古代東方所有遺址中，埃及是最富於偉大的過去與遺物的地方；然而說到埃及的發掘史，卻又是無系統的。許多發掘埃及的人，都是爲自己的利益或增加國家的財寶而工作着的；他們的目的，是刼取古埃及的寶藏，並不是作系統的研究；許多收藏在歐洲諸大博物院裏的，都可以寫上道：『偷來的東西。』至於眞正的發掘，爲學問起見的發掘，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卻未之前聞。第一大刼盜者，當然是拿破崙；他在一七九八年至九九年，得到不少埃及寶物，使全世界都注意的暗想道：『原來埃及是寶物遍地的地方。』自此以後，許多的埃及古物收藏家，其所有都是且騙，且奪，且偸的成績，其卑鄙不下於小偸，其強暴不下於海盜。因此，他們僅知注意於寶物，注意於著名的雕刻與可欣羨的東西，其中視若不値高價的無價之寶，可供學問界之重要資料者，不知喪失多少！

直到馬烈特氏之時，方是埃及學光明的開始，方是用科學方法發掘的開始；而他的努力，不自

私的努力，實創造一所開羅博物院。這是世界無比的最偉大的過去歷史的寶藏。他是站在強固的爲古物而工作的立足點上，不是爲寶物，不是爲自己或爲他的國家。他在古代埃及的研究上，是極有功績的。

埃及古文化的中心點是底比斯（Thebes）。底比斯成爲埃及的首都，是比較後來的事。『古代』（Old Kingdom）的都城是在今日開羅附近；而到古代之末，當第九代第十朝之時，都城漸向南移，約在開羅之南七十哩的痕門秀騰(Hemen Suten）地方。以後又幾回遷都，直到第十八代，底比斯方崛起而爲埃及帝國的中心。自西元前一五八〇年至西元前一一七或一一六七年，底比斯恆爲埃及光華的焦點。拉美斯第三世(Ramses III. 死後，這名城的運命，便一落而不復興。第二十一代後，又另有都城。自經亞述軍隊的攻陷，底比斯益不可問。其後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城代之而興。但在新帝國的全盛時代，底比斯必是古代世界上最光榮的花城。一座弘偉的城，由尼羅河畔，直到東山之下，佔滿山河間的大平原，王宮建在中央，還有卡納克（Karnak）和盧克索(Luxor）兩大廟聳出地面，雄視一切。在西方河的對岸，是寂寞的死城，也是偉大的廟宇相望於道，

而諸王的墓則深藏於地。在其南，則有阿門和忒普第三世的西宮。

在這所大城中，居民的房屋與宮殿，至今已一無遺跡可見。他們的宮殿居宅，不是用耐久的材料建造的，這些建築不久便爲風雨所侵，化成一堆泥土的荒丘。所以底比斯的遺址，不是帝王的宮殿，也不是平民的住宅，乃是埃及人所稱的『永久的居民』即他們的神廟和他們的死宅，今日的底比斯，不是古城，也不是生人之地，乃是廟與墓的城，寂寞的神與鬼的城。有的是不朽的諸大神的廟宇和統治一時的諸國王的廟宇，有的是全世界寶藏最富的王墓。現在先敍古廟，這些古廟遺址尚散在地面，無須發掘的；其次講到古墓，近五十年來，這些古墓爲專門家所發見淸理，得到不少研究埃及古代藝術、文化、宗教、歷史的材料。

講到古廟，第一使人注意的，當然是卡納克廟，因爲是底比斯最古的廟，最偉大的廟，是底比斯神廟中最重要的，且是世界上最弘巨的遺址。我們直不能形容牠有如何的弘大；說他實際上的廟宇有一、二〇〇呎長，三三〇呎闊，至其廟址則有一五〇〇呎長，一五〇〇呎闊，也止能給我們以牠的占地闊大的印象；或換一句話說，說牠廟宇占地四〇〇、〇〇〇方呎，廟基占地二、二五〇、

第七圖　卡納克廟中的巨柱



第八圖　由卡納克廟到尼羅河故道旁的雕像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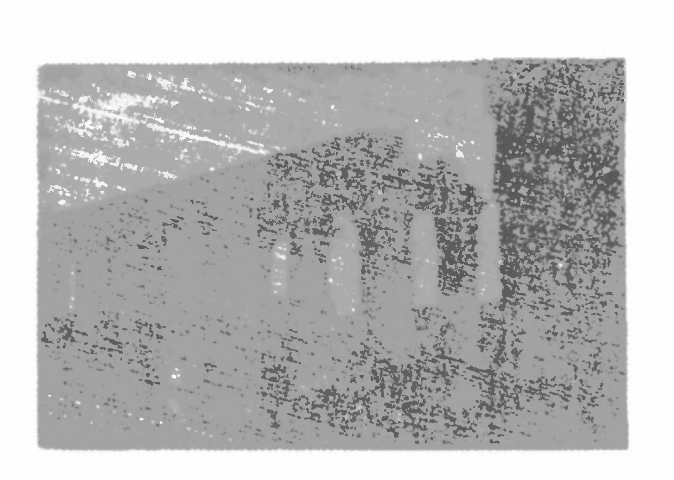
路旁排列的,是人面獅身像。

〇〇〇方呎，則更以數字迷人而已。試以他廟比較一下：羅馬（Rome），和米蘭（Milan）的兩個聖彼得寺，巴黎的聖母寺，這世界著名的三大禮拜堂併合起來，方才比得上卡納克的實際的廟殿。說到廟基，則更要多取好幾個禮拜堂來加入。巴黎的聖母寺止夠放入卡納克廟的一個大廳中，這個大廳還不是最大的。卡納克廟在埃及古廟中並不是最古的；牠爲第十二朝諸王所建，然此古址已經不大可見；今所見的是第十八朝第十九朝的工作，大約不會早於西元前一五八〇年，在埃及算是比較近代的建築。第十八朝的興起，卡納克便跟了興起。這時，名王疊出，征服各地，刼奪許多寶物歸來。卡納克廟漸次增修擴大；巨大無比的石幢石柱等等至今有一部分尚聳立在那裏，爲世界偉觀之一。到第十九朝時，卡納克廟的光華弘麗才達到極點。在正廟外，尚有別的廟宇及聖池等等，使卡納克不僅成爲廟宇，而且成爲宗教的城市。

同在底比斯的東城，別有一所大廟，卽盧克索（Luxor）廟是。這座廟的弘麗，僅次於卡納克廟一等。這所大廟的建成，不似卡納克廟之用歷代的力量，乃全由於兩個名王阿門和忒普第三世與拉美斯第二世的力量。阿門和忒普在一所古廟遺址上重建盧克索廟，其壯麗遠過於前者，足使牠

闇然無色。到阿門和忒普第四世壓迫舊教時，這廟的工程，當然放棄不復顧。第十九朝的王，又信仰舊日的底比斯神，於是盧克索廟又加增大。盧克索廟有八五〇呎長，僅次於卡納克廟；而卡納克廟是以一千七百年的力量造的，盧克索廟的建成，卻不過二百年而已！

現在要敍到底比斯西岸的古廟和古墓了。底比斯東岸是神的城，以卡納克廟及盧克索廟爲中心，四周還有許多小廟；但在尼羅河西岸的建築的弘偉不減於東岸的，卻不是神城，而是死城；死城且較神城爲更有趣味而重要。神城以露在外面的偉大建築見稱，死城蘊有無窮寶藏，等待後人的發見。死城裏王墓相望，王廟相屬，雕刻紀念柱相屬於道。我們想當年埃及人一定有一個口號道：『向西去，』因此，西岸便成死城，寂



第九圖　盧克索廟

寞的死城。沿尼羅河西岸的諸山，如蜂窩似的，總有數百哩的墓。這是從那些古墓中所發見的藝術，文學的寶庫以及日用器具等等，使我們得到許多的關於埃及人的生活與歷史的知識。沒有一處地方，曾使發掘的工作有那樣豐富的報酬，也沒有一處地方，曾使發掘的工作有那樣有趣，那樣有聲有色的發見，像這尼羅河西岸底比斯的死城中一樣；在死城之中，『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尤引人注意，爲死城的精華所在；許多時代最偉大的埃及皇帝，都葬在其中，且有許多王廟，建立於其間。王廟至今尚有幾座保存得很完好，可使我們約略見其光榮的成績的；在底比斯西岸的河與山之間，凡二哩長，一哩半闊的地上，王廟幾乎遙遙相望。但如阿門和忒普第二世，第三世，托司米茲第三世 (Thothmes III.) 諸人的廟，則幾乎完全殘廢，止賸下廟址而已。至於如錫提第一世 (Sety I.) 諸人的廟，則幸而保存得很好。最使我們惋惜不已的乃阿門和忒普第三世的祭廟的失去，他是底比斯諸王中最光榮的；牠的遺物，如今止賸得兩個大石像，尊嚴而寂寞的坐在那裏，雙手放在膝上，永久雙目凝望着對岸的日出。然而牠的遺址雖止這一點存在着，牠的弘偉卻可由此而想像得到。這是西岸死城裏最重要的古物；除金字塔和卡納克廟之外，便沒有東西可以更使

第十圖　王谷

埃及游歷者有深刻的印象的了。他們站在那裏，或不如說是坐在那裏，至今尙有六十五呎高；如當年的冠不曾遺失而尙在他們的頭上，則當有七十呎高他們皆由一塊大石雕出，重七百噸。那是三千三百年前的工作！在阿門和忒背的廢廟之後，至於麥楞塔 (Mereuptah) 和托司米兹第四世的廟址的東北方，站着拉美斯第二世廟。這廟近年來曾經啓柏爾 (J. E. Quibell) 完全發掘過，也是一所美麗的祭廟。在廟的前廳，立着一尊巨大紅花崗石的拉美斯第二世的坐像。除皮特里 (Petrie) 在一八九四年發見的一尊雕像的零段之外，這尊像可算是埃及石匠所造最大雕刻，且可說是世界最大的石匠的工作。肩闊二十二呎四吋，耳長三呎半。全像重約一千噸。拉美斯廟之北，又是兩所大廟。著名王后哈次瑟薩 (Hatshep-Sut) 的廟，先爲兩個法國人將其弘偉之狀，介紹到歐洲，然後，又由馬烈特諸人將埋入沙中的部分發掘出來；這所廟是埃及建築的一個無比的例子。拉美斯第三世的廟，在麥第涅特阿部 (Medinet-Habu) 也很可引起注意；他是埃及名王之一，且是最後的以武功見稱的皇帝之一。這廟保存得極好；且有許多圖繪戰爭情形的浮雕；這些浮雕寫拉美斯攻打的種族的面目極爲眞切，尤其是那海戰圖，寫他的海軍戰勝敵軍之事，乃是古史家無價之寶，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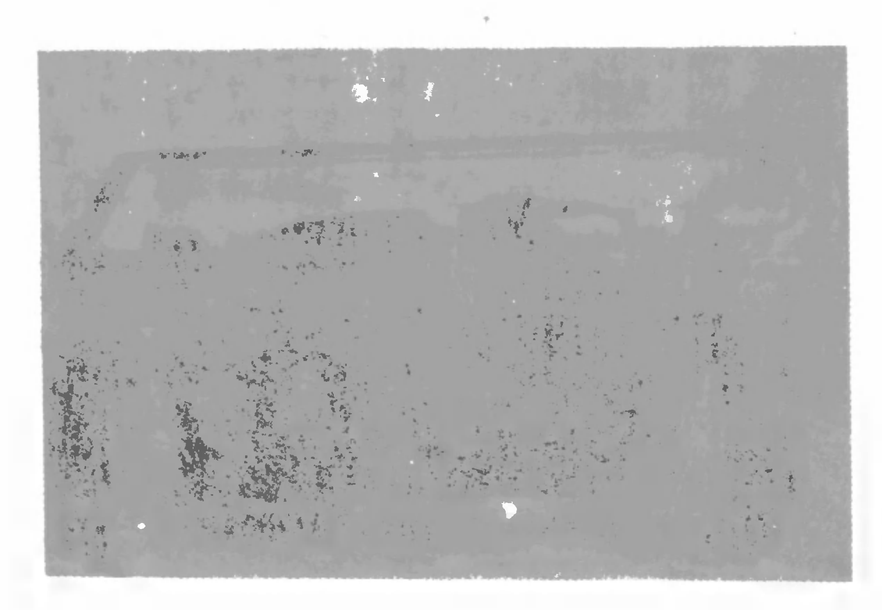
牠又爲世界第一幅存在的海戰畫。但在藝術上講來，這廟的建築等等已是埃及藝術衰落期的作品，不甚可觀，然其在歷史上的價值則極大。

現在離開死城的王廟，而叙到王墓的發掘史。這都是動人聽聞的故事。王谷在斯特累波(Strabs)氏時代，他曾記載着說有四十墓值得一遊；但到拿破崙發掘的時候，卻止有十一墓爲人所知。然至今日發掘的結果，知王谷中的王墓，已知者實在五十所以上，未知者有待將來的發見。

柏爾礎泥 (Belzoni) 氏所發見的，至今仍是王谷中最精美的墓。他的發掘工作，開始於一八一七年十月。幾天之後，他已發見第一墓，墓中有好些精美的圖畫。幾天之後，他又發見第二墓。在開始工作後的第十一天，他發見『足以酬他所有研究辛苦而有餘』的大墓。這發見實足以使他百端誇耀而無媿。他說道：『這墓給世界以新鮮完美的埃及古物的範型，堪視爲超出從前所得的東西，無論在規模上，在弘麗上，或在保存上，他們保存得正如我們進墓時方才完功一樣。』兩天的工作，使柏爾礎泥進了大墓的門口；十月十九日他便很有幸福的在地下的仙國中徘徊着了；他由這一室走到那一室，最後找到那名王的棺槨。然而木乃伊卻不在此，這有待於後人的發見。那名王是

誰呢？便是錫提第一世(Sety I.)。原來第二十一朝的祭師們，見他們無力反抗刼墓賊，便於紀元前一、一〇〇年左右，將諸名王的屍體遷藏於祕密的地方。這地方的發見，即在下文敍及。

一八八一年時，有一掘墓賊，向開羅博物院自首，率領他們同至他所盜掘的墓地。這地方正是諸名王屍身的隱藏處，錫提第一世的木乃伊也在此。這是最可紀念的一日。在埃及史上異蹟雖多，卻總沒有在那天，博物院的汽船到底比斯將許多名王的木乃伊都運去，而婦人們在兩岸哭着，男人們則在放着他們的槍，似若幾千年前的名王的木乃伊，和他們尙有密切的關係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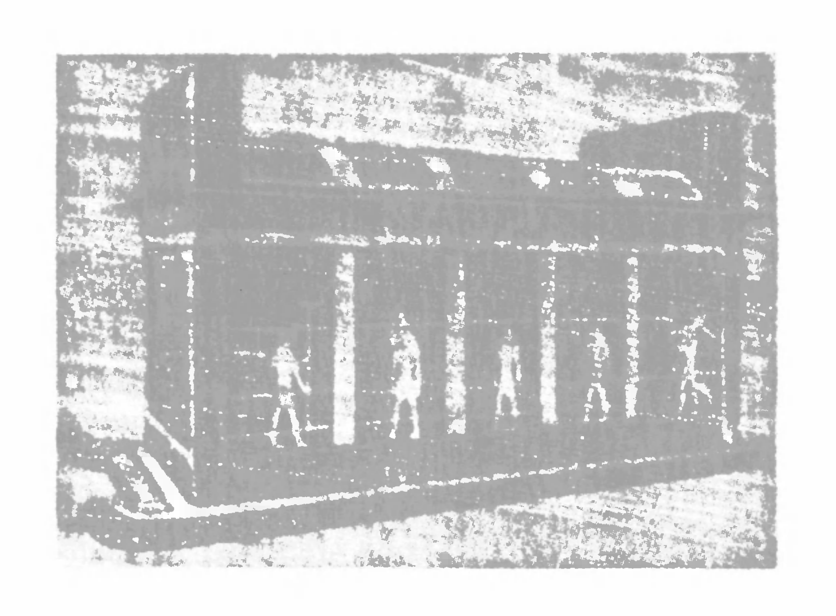


第十一圖　阿門和忒普第二世的木乃伊

一八九八年，羅勒特（Loret）在王谷裏發見阿門和忒普第二世的墓這墓，差不多沒有什麼損壞。刼墓賊雖曾到過墓中毀壞一點東西，然而這位名王的屍體，卻仍完好的躺在那裏，而他的棺邊尙放在一張名弓，他所自誇爲除他之外沒有第二人能使用的名弓。在這墓中，也發見好幾具埃及王的木乃伊。羅勒特並不曾將阿門和忒普搬到博物院，因爲博物院預備放在原墓中，供遊人參觀。『墓中點起電燈來，所有的主要的墓也是如此。棺頭上有一盞電燈；當一隊遊客沈默的集合在墓中時，所有燈光都熄然後棺頭的那盞電燈放亮表現出這國王的頭部獨罩在燈下，而四周卻是黑漆漆的，這是不可言說的悽怖與動人。』

一九四三年時，美國的發掘者大衞斯（Davis），開始在王谷中發掘，他的成功與所得的報酬，沒有一個人能及之。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之九年間，他繼續的發見王后哈次瑟薩墓，托司米茲第四世墓，以及和棱赫（Horemheb）墓等；此外尙有兩個更大的成功與發見第一個在埃及藝術上有重要的貢獻，第二個有關於在埃及史上最有趣的一個人物的生平的結局。

一九四五年二月，大衞斯發見一座不大引人注意的墓，沒有一毫雕刻或繪畫的飾品。不意這



第十二圖　游阿的棺



第十三圖　游阿的木乃伊

簡樸的墓中卻爲儲藏埃及藝術與工藝的最豐富的寶庫。這墓是游阿（Yuaa）和他的妻條阿（Tuau）的合葬處，他們是阿門和忒普第三世之后替易的父母。他們見了古物滿處的墓室，見了三千年的古人的形骸，不禁靜愕的站住了，器具中最可注意的是三腳臂椅，雕刻精工，飾以金色。一張椅子還有一個墊子，保存如新，至今尙可坐在上面。還有許多石瓶，有一個瓶中儲有液體。還有許多工緻的箱匣，散置各處，有的是有腳的，還有兩張舒適的床，還有游阿生前所乘的輕車。所有的東西，都放射閃閃的金光，絲毫不曾爲灰塵所染。那些器物，雖是三千年前的，卻仍像是昨日的。到了一九〇七年正月，大衞斯又發見一個名墓，這是他成功的頂點。他那時正在靠近第二十朝的拉美斯第二世的墓邊一個地基上發掘。這地基遍覆以細石，看不出其下會有墓室。大衞斯堅執的要掘下去，在數日之後居然發見一道石級，盡處是一扇室，開門進去，是一條角道，盡處爲三千年前祭師們所封閉，直至今乃爲大衞斯所開發。他們直如進了天方夜談中的寶洞。黃金在地上和牆上閃閃放光，這些金子如新出爐似的光亮。這墓是王后替易的墓，而偉大的少年皇帝阿門和忒普第四世葬在其中者。這事的原因，在上邊已經說過，現在不必再敘了。



第十四圖　尼飛塔立后墓室的繪畫

尼飛塔立是拉美斯第二世的后。

這墓是在一九〇四年發見。

以上是王谷中幾個最著名的發見。但古代底比斯的王墓，並不是唯一的底比斯『死城』的遺址，而使她能與『生城』同其重要者。更有好些私人的墓，其絢麗也不下於諸王墓。有一個墓，是皮雕阿門阿普特（Pedu-Amen-Apt）的，比任何王墓都偉大，共有八七〇呎長，而錫提第一的墓不過三二八呎長而已。更有許多私墓，是以裝飾華美見稱的。這種岩墓的建造與裝飾，當是當年底比斯的大職業之一，要用到的是建築師，土木匠，雕刻師，繪畫師。而在這些裝飾的圖上，我們可全看出當年埃及帝國的風俗人情。

在私墓中最動人者是涅克特（Nekht）的墓；他生在第十八朝的初期，是底比斯的紳士。墓室有二間，僅第一間有壁畫，保存得極好，畫的是涅克特和他的妻的日常生活，農園工作，及漁獵之狀。涅克特墓也許是底比斯諸墓中最爲人所熟悉者，因其壁畫曾再三再四的製版複印過。勒克馬剌（Rekh-Ma-Ra）墓，保存得沒有他好，卻更重要，他是托司米茲第三世和阿門和忒普第二世時的首相。有一幅表示首相接受各國的貢物的情形，其中有從希臘海島克里特（Crete）來的使臣，特別可以注意，這乃是海王國的使臣。

古時對於埃及的意見，每以爲她是一個隱士似的國家，不大和人來往，門在其領土之內，發展其可驚的文明的，然而經過近世的實際考察之後，乃知這觀念是不對的；古代諸國交通頻繁，遠出於我們空想之外。在克里特曾發見埃及的指環，在剛才所舉的埃及首相墓畫中，也見有克里特使臣的形貌；此可見兩種古文化，尼羅河的與愛琴海的，並不是孤立的，乃是常有來往的，更有證據，在大建築家及首相森馬特（Senmut）的墓中見到。這墓早以爲人所知，後又爲人所忘。在牠的壁畫上，我們又見到克里特的進貢者，手捧或肩荷着巨大的金銀杯，以及金和銀的大口水瓶，正和伊文思（(Sir Arthur Evans）所發見的一樣，還有一個大銅瓶，四邊有四個圓環。而克里特人的妝束則正是邁諾斯式的衣冠。這又是尼羅河與愛琴海文化相交通的證據。

第四章　都丹喀門王墓

埃及諸王墓在許多年代來，已經陸續被盜賊，或文明搜刦家，或埃及學者所發掘；在靜寂的底比斯死城裏幾乎是地無蘊寶的了。突然的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卻聽說卡忒(Howard Carter)又發見都丹喀門(Tutankhamen)墓，且發見的乃是財寶遍地未被盜刼的原墓。雖然都丹喀門並不是偉大的王，墓室的規模，不能及錫提第一世等等，然而當卡忒剛發表其發掘所得的三四財寶的眞相時，已經震動一世的耳目「都丹喀門墓」的一句話，幾乎婦孺皆知；埃及文化的涉獵，突然又盛極一時；許多年來，沒有這樣的一個驚人的大發見的了。

這大發見，並不是機緣凑合的僥倖的發見，乃是經過千辛萬苦的收獲，値得在發掘史上留紀念的。儘有幸運的發掘者，初下手便得到極好的結果，滿載寶物而歸，然卡忒則沒有這樣的好福氣，他找尋都丹喀門墓，已經不是一年半載的事了。他的名字早已爲埃及學者所熟悉，他的半生精力，

也都費在古代的埃及和她的寶物的解釋上。他的僱主卽合作者卡那貢 (Lord Carnarvon)，收藏埃及古物至富；卡忒和他合作，在尼羅河西岸工作着，已有十六年之久，而在底比斯死城中的工作，也在九年以上。這許多年的工作，可以總說一句話，是：費力多而成功少。除了舊瓶斷像，小件古物之外，他無所得；然到一九二二年秋天，

第十五圖　發見都丹喀門王墓的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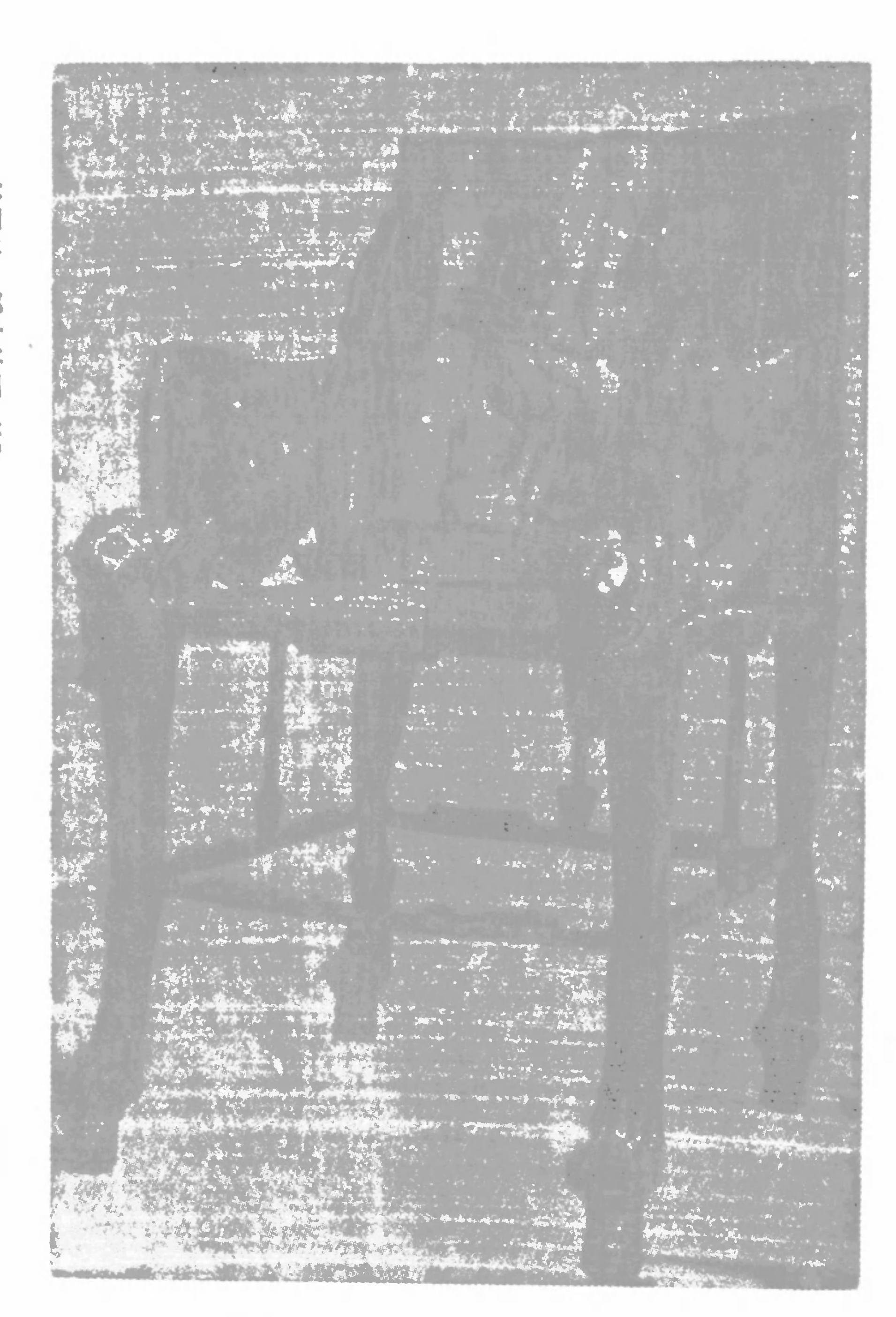
執鐵條的是卡忒，立在藏棺室內。右邊的是卡那貢。

他們十餘年來的苦工，卻得豐富的報酬。有人說道：『自此以後，死城中的財寶，恐怕眞要涸竭了。』卡忒在某處發掘着，移去了十五萬至二十萬噸的泥土，發給黑人不少工資，而毫無所得。然而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卡忒卻在拉美斯第四世的墓下，見到一個就岩石刻成的石級。他費一二天的工夫，將石級逐級發掘出來，最後到一座牆，封以灰泥，蓋上皇墓中所常有的印記。他立刻知道他已經尋到一個重要的墓。他又封閉石級，打電報叫他的主人卡那貢立刻到埃及來。他到時，門又開了。在各種痕跡上，看出這個墓門，在古時似曾爲盜墓賊一度到過。他們恐怕近代的盜賊，又要追步古代刼賊的前踪，於是墓邊便有許多兵士警察和工頭日夜看守着。從頭門到二門，是一條甬道，約有八米突長。卡忒將牆石拆去幾塊，用燭光去照，見門內的東西。在他後面的是一羣的合作者，焦急而熱激的在等待着。最後，卡那貢等得不耐煩了，問道：『裏邊有什麼東西？』卡忒心裏非常的喜悅，因他已見到不少的奇物；口裏卻徐徐的答道：『這裏有些奇異的古物。』其初，他在朦朧的燭光之下所見的，和大衞斯在王后替易墓中所見的一樣，是一片眩目的金光。然後，漸漸的金床、椅子、各式各樣的箱子，逐漸的可見。那樣多的葬器，是任何墓中所不曾見到的。過了一會，牆洞掘得大了，那些



第十六圖　都丹喀門王墓全圖

發掘者便進「寶庫」之中，帶進一盞電燈，仔細欣賞他們所得到的奇物。靠在牆上的是兩具和生人大小相等的飾金的木像。地板上擁擠着各種床、車、箱、瓶、還有美麗的手杖，還有各種食物，預備死王在地下用的器具。最可注意的是一張龍座，本身是木的，遍飾以黃金；在椅背上，有這位國王和他



第十七圖　都丹喀門墓中的寶座



第十八圖　都丹喀門墓中的寶座(側視形)

的王后的像，用許多寶石及半寶石鋪砌着。光彩絢耀無比。這龍座顯然是都丹喀門生前之物。在室中，沒有屍棺的踪跡；不久，他們便明白這不過是墓中的前室而已，更有他室等待着去發見呢。在大床之下，尋到小洞，由那裏可以進到他室，這是副室。兩個立像間又有一門，可通他室。然而這二室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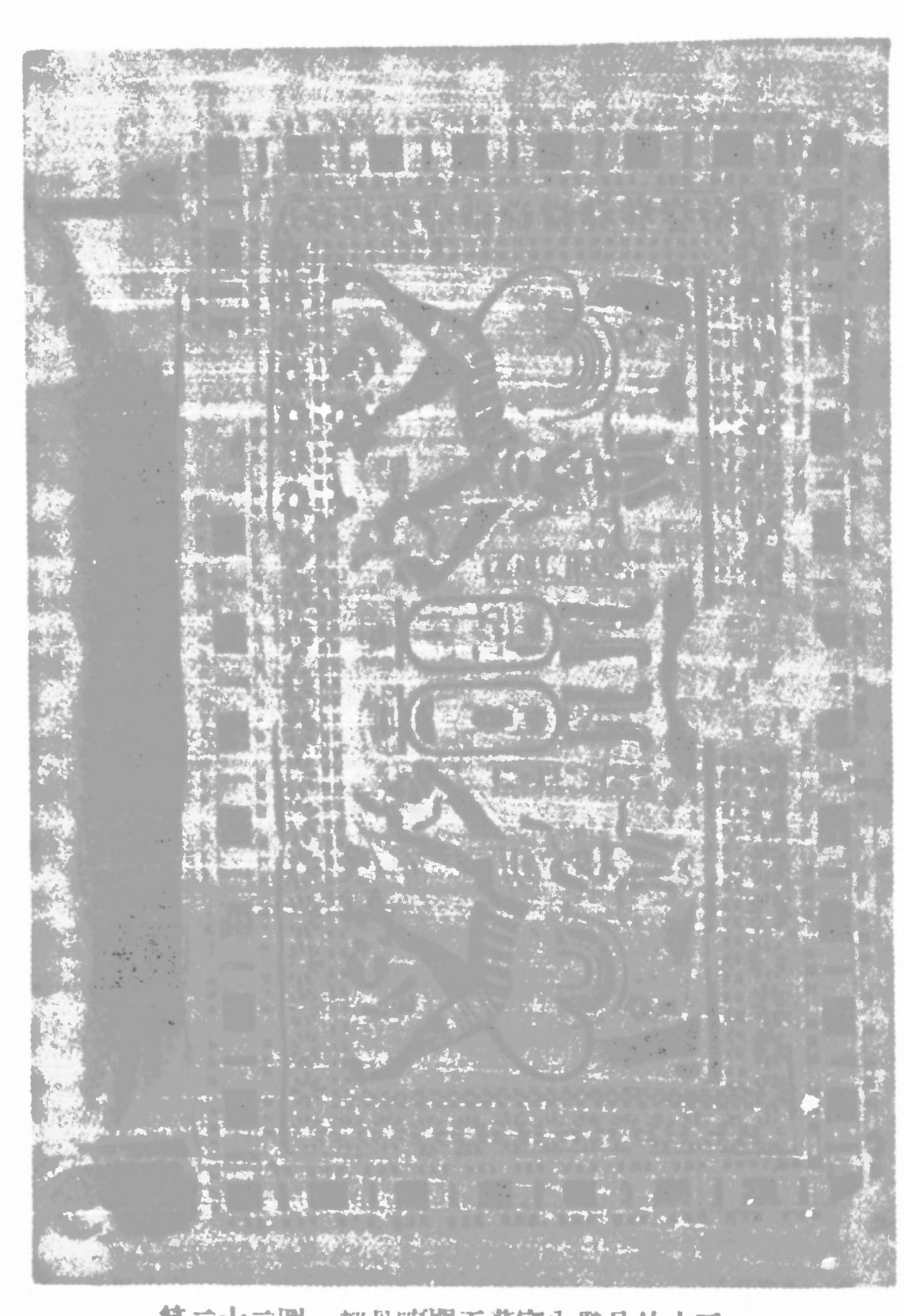
第十九圖　都丹喀門王木棺上所雕之肖像



第二十圖　都丹喀門王墓室



第二十一圖　都丹喀門王墓室
中間是食盒



第二十二圖　都丹喀門王墓室內發見的小函。

的寶物已極豐富，撤移爲難，且須加意保護，防在無意中受有損壞。所以便暫不發掘第三室，而先着手清理第一第二室。他們將錫提第二世的空墓，當作儲藏室，先將寶物移放過去。在第二年的二月，兩個立像間的牆便又被發掘，而都丹喀門的眞正的棺室，便可見到。棺室並不大，止有二十呎長；壁畫看來，也不見得很好，然其棺槨則極華美，比任何王墓中的都更好；長有十六呎，闊有十二呎，所以幾占滿一室，牠與牆之間止賸下一點空地。槨上飾以金，飾以青色。牠的東頭有兩扇堅門，用銅條嚴鎖着。外槨的門開時，又發見第二槨，在這二槨之間，散放着許多珠寶。在棺室的東牆，尚有一門，未曾封鎖，這門內是一小室，也放着不少器物。這室



第二十三圖　藏棺室初開時的情形

內最可注意的東西，是一座方壙，四周有四位女神的像保護着她們伸開雙手抱着方壙，而她們的美麗的臉，則回過來，似憎惡的望着三千三百年後闖入墓道，破壞他們尊嚴的發掘者。這個方壙乃是儲藏死王的臟腑的，他們分藏在四個小棺內，形與大棺全同，且更華美；小棺之外，是一個石瓶，瓶上蓋以都丹喀門的半身像；然後又是一個外棺，棺之外，再是一個外槨；槨外即爲四位女神伸出兩手所保護的。女神姿態的柔美，雕刻的工緻，在埃及雕刻上，尙沒有發見可以與相比的。

天氣漸熱，墓道便又封閉。在一九二三年秋以後，他們便又進行清理棺室及其後的附室。他們的報告，描寫每一件寶物的，差不多都足使世世人耳目爲之一新。

都丹喀門是上文所已提到的大宗教改革者阿門和忒普第四世的第三女壻，繼續阿門和忒普第四世之後而卽位的。（其間尙有一位國王，是阿門和忒普第四世的大女壻，但其在位，不過數月而已。）他初在他岳父的新都阿克塔滕登極。但後來，他和他的妻卻沒有阿門和忒普第四世的堅毅，竟反抗不過舊教徒的勸誘與脅迫，不得不放棄新都，而遷回故都底比斯去，而他們便改而崇奉舊教阿門，而將他自己的名字改爲都丹喀門，卽『阿門的活像』之意。他在位大約不過九年；其

他史實也不大有可靠的記載，僅知阿門和忒普第四世所失的威權與帝國勢力，在他的時代，又恢復一部分而已。然而他雖不是重要的國王，他的墓卻供給埃及學者以無窮的寶藏。

第五章　巴比倫南部的城國

現在的巴比倫是古代這地方的首都與文化中心，經歷許多年代的光榮偉大的歷史。牠是一片沃土，爲幼發拉的河和底格里斯河所造成的沃土。他們的地域在北方的名爲阿卡德(Akkad)，其文化中心爲阿卡德與匹斯(Opis)，巴比倫等；在南方的名爲秀麥(Sumer)，其名都爲拉加士(Lagash)、吾珥(Ur)等。在南北之間，有聖城尼帕(Nippur)。自一八八八年以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會在此繼續發掘，得到不少重要的古物，足以爲古代巴比倫文明與宗教的佐證。古代巴比倫文化中心在南部，所用文字也是南部的秀麥文。講巴比倫的文化，止能從秀麥的文化講起。自四十餘年來，講古代巴比倫與秀麥的歷史者，皆根據於巴比倫最後一王那波尼達斯(Nabonidus)的圓柱上的記載。由那裏可見巴比倫的文化，較埃及爲更古遠。據學者們的斷定，巴比倫人定居於此，當在西元前六千年至七千年或更早；又說紀元前五千年，『城國』徧布於巴比倫南部。然據近

來更確切的研究，其年代似應縮短一千年以上。

秀麥的模範城國是拉加士（Lagash），這城自始至終，維持其純粹的秀麥式的城市。拉加士的興起，在秀麥文化曙光初露之時，拉加士的滅亡，則不會在第一巴比倫朝代的興起（即西元前二二二五年）以後。

拉加士的古址，在今所謂忒羅（Tellô）的荒丘上，那地方半年是沙漠，半年是泥澤。這座荒丘長約二哩半，闊約一哩又四分之一。忒羅在很早即已爲古物不少的所在，阿剌伯人常來採掘，發見不少刻有文字的磚與圓椎體。一八七七年，法國駐在巴士拉(Basra)的副領事薩則克(M. Ernest de Sarzec)氏，也注意到這荒丘，立刻和土爾其的長官交涉發掘的事。同年，他便從事發掘，自此至一九〇〇年，得到不少古物，發見最古的秀麥居民所成就的光榮的文化與藝術。薩則克的工作，可分爲三時期。第一時期是試掘，約閱一年，這時是費在決定全部荒丘的性質；第二時期，大部分費在到法國徵求政府的幫助與同情，然後又回到忒羅，進行發掘帕提亞宮（Parthian Palace）。這時期約閱一年。他和他的妻同在那裏，結果極爲完滿；不僅完全發見那大宮，且得到古代秀麥的藝術

品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羣雕像。第三時期，是中斷而又繼續的四次發掘；在那時期，他發見雕刻與刻文，時代更古。薩則克死於一九〇一年，發掘工作因此突告終止。到一九〇三年，又由克洛斯(Gaston Cross) 繼續進行。他的主要的發見，是一個建於紀元前二四五〇年的城牆；這牆是城中著名的『教王』(priest king) 究第阿 (Gudea) 所建。牆厚三十二呎半，有幾個地方至今仍有二十六呎高。

薩則克的主要發見，是兩大燒泥圓柱，也是屬於究第阿的。這圓柱長二呎，直徑一呎，其上刻有約兩千行的早期楔形文字。更有著名鷹柱，在那裏記載着古代拉加士名王伊那坦 (Eannatum) 的戰功；還有許多的雕像精美的銀瓶，幾千塊刻有文字的碑板等等。有一塊泥板記載着一個傷心的拉加士城民，或者是一個拉加士的教士，悲痛他的城市之為隣邑安馬 (Umma) 所陷，呼籲上天降罰於安馬的『教王』。

自尼尼微 (Nineveh) 的發掘之外，沒有一次發見比這次迦勒底 (Chaldea) 的發掘更重要的。究第阿的雕像，在藝術上看來，雖不能和尼尼微發見的有翼的獅與牛及許多精巧活潑的描寫戰

爭、宴會，打獵的刻石相比，或和埃及的巨大雕刻相比，然卻比別的在美索不達米（Mesopotamia）地方所發見的東西都重要。且拉加士所發見的浮雕，在藝術上雖不能與尼尼微相比，因爲他們是粗率的、原始的，而尼尼微所發見的浮雕則爲精美的、進步的；然在眞實價值上，我們卻比尼尼微派的浮雕更重要更有價值，因爲他們將亞述未曾爲人注意之前卽已成了老大的古民族的形貌、衣服、器用、風俗、習慣，都表現出來；而他們的文化，乃是巴比倫文化的根源，亞述的文化，卽完全擄刧他，而帶到北方去的，他所增加了極少的東西進去，或竟至於無所增加。在拉加士以及其他城市的秀麥人乃是世界史上最有創造力的人民之一，他們的久被忘記的工作，今雖僅發見其一部分，然已可證明其爲人類文化的礎石。薩則克在試羅的工作，不僅給我們以比野蠻的光榮的亞述人更有貢獻於人類的民族的圖畫，且更給我們以理想的社會，值得與大帝國的理想相比敵的，卽所謂「城國」者是。這種城國後來在希臘曾放出更燦爛的光華來；雅典和她的不可及的光榮與文化，卽是一個登峯造極的例子。而這種城國，巴比倫的拉加士和左近諸城卽已樹其基。原來古代巴比倫文明的特質，卽在巴比倫人的一個社會，一個團體，其單位不是一個國家，卻是一個城市。這種城市

由一個人所統轄，或可謂之國王，或可謂之『教王』因他同時又是一個『城神』(city-god)的最高祭師。對於這城神他和全城的人民都是他的奴隸。城牆之外，環以膏腴的土地，這樣的城市，足以自給，足以安生樂業。城內的組織，在紀元前三千年，已是很完備的了。在城市的中央，有一所城神檸季秀(Ningissu)的大廟，和高塔；國王所住的宮殿，又是一所大廈。此外，更有好幾個較小的廟宇是拉加士的別的神祇所住的。全城圍以磚牆，高而且厚，城牆上各有堞樓，有堅門與城外通出入，日出而啓，日入而閉。農人們在開城時便出城外工作。當拉加士或相類的城國，人口日多，勢力日益擴充時，城外的土地便不能不日益擴大，以應城內增多的人口的糧食。因為領土的擴充，於是與別的城邑便生利害衝突，而戰爭以起。

我們在薩則克所得的鷹柱上，完全見到當時的兩個城國因爭地而戰的情形。拉加士因與鄰邑安馬(Umma)爭奪一塊土地，各不相讓。在鷹柱的第六行，城王伊那坦自敍戰功，告訴我們說，安馬的教王受了他的城神的命令，要來爭奪拉加士的土地。伊那坦不動聲色的集合他的戰士，在城外等待他們。城神檸季秀答應他說，這次戰爭必定獲勝。這次戰事的結果，拉加士軍果然得大勝。

伊那坦完全摧滅敵軍。他記載着說，共殺敵三千六百人（或據別一個學者的解釋是三萬六千人），這當然是極誇張的記載。在這種城國，決不會有喪失三萬六千大軍的可能，即喪失三千六百人，恐也將使全城爲墟了。伊那坦得勝後，又長驅直入至安馬，安馬的前王已逃或已死，他便和新王講和，得回所爭的土地，立約在二國的邊境上掘一道界溝。於是伊那坦便同軍葬了自己的人民，而任憑鳥獸去殘食敵人的屍體。鷹柱的取名，即由於柱上的圖裏有鷙鷹的飛啄人體的圖形而得。然過了許多年之後，安馬卻又乘機來報復前怨。他們以火與劍掃蕩拉加士全城。在克洛斯氏在荒丘之北所得到的一片刻文上，記載着這次全城被毀的事。他說，安馬在放火，在燒某處某處！他們刼去銀物與寶石！他們在神境前殺人！他悲憤哀籲，最後乃求他的城神對於這奇恥大辱，加以報復。

幾百年後，拉加士一蹶不振，而在北方，有亞加朝代建立起一個強固的正式國家，自稱爲『天下四方的王。』後來，這國家勢力漸弱了，城國便又暫時重現光明。在紀元前的二四五〇年，拉加士在究狄阿統治之下，復得到舊日的光榮。究狄阿死後，拉加士的末日又至。吾珥（Ur）吸收各個散漫的城國。他們雖仍爲舊王所統治，卻已毫無實權的了。

第六章　巴比倫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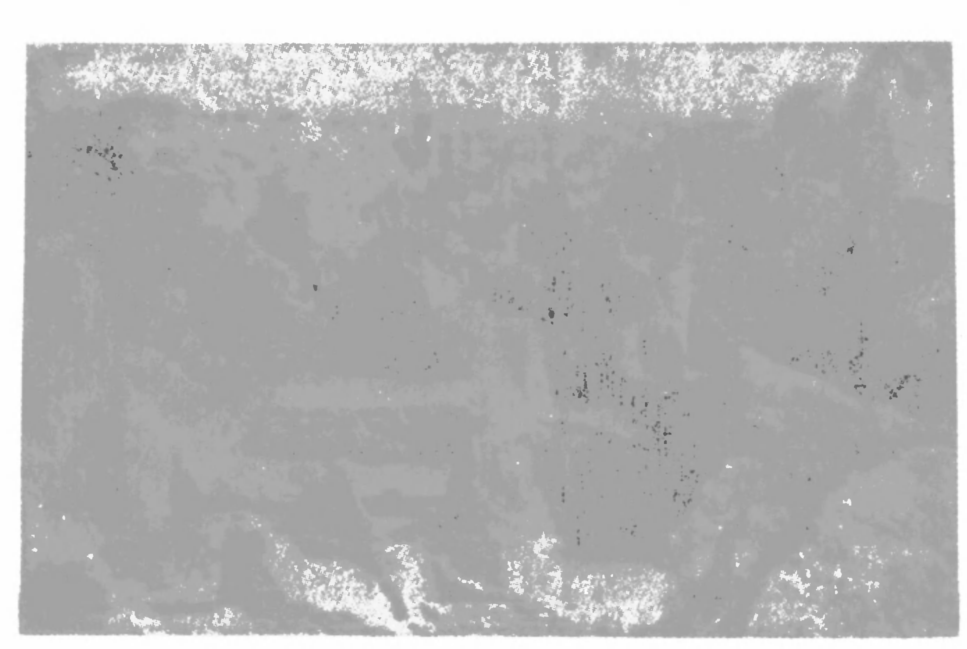
在古代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城邑有巴比倫那樣給我們以深刻的印像的；尼尼微誠然有一個時期成爲其對手，然僅不過一個時期而已。亞述所給與人類的，是暫時的大帝國，是瞬間的殘酷的光華；巴比倫卻有長久的歷史貢獻給人類文化以無數的要品。尼尼微一蹶不振，而幼發拉的河旁古國巴比倫卻又復興起來，重建新帝國，放射新光榮。羅馬使我們憶起巴比倫，然羅馬的貢獻，卻不能與巴比倫相比，因羅馬僅沿已修成的大路而走，巴比倫卻

第二十四圖　巴比倫城遺跡

是先驅者。

巴比倫的古址在幼發拉的河的東岸。在遺址之上，有五座重要的荒邱：一座是巴比爾(Babil)，在北邊；一座是卡斯(Kass)，卽衞城，在中央；一座是安藍(Amran-ibn-Ali)，是古城的最南部；一座是和麥剌(Homera)，在東部；在卡斯和安藍之間的是麥克斯(Merkes)在安藍易阿力之北和在牠與麥克斯之間的，是薩求(Sachu)平原。

巴比倫古址的系統的發掘，開始於一八九九年，發掘工作由德國東方學會擔任，其領袖是科爾第衞(Koldewey)博士。他在這廢址上，工作十四年，常川有工人二百至二百五十名；然而他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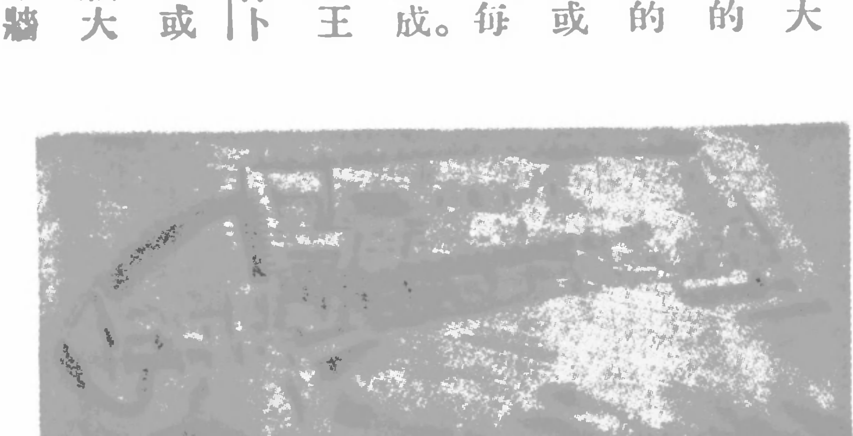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圖　巴比倫卡斯邱

到一九一二年止，還只告成一半。這次發掘並不怎樣完滿，因爲全部的古址，除極少數的例外，都是屬於同一時期的，且是最後的一時期。僅在麥克斯丘上，發現比新巴比倫帝國時代更古的東西。在這遺址上所發現的古物，分量很少，所以這次發掘，頗使人失望。然而德國東方學會的工作，雖不完備，卻有無窮趣味，可使我們對於這古代東方的最光榮偉大的城市

第二十六圖　巴比倫卡斯邱北的獅像

的文明，至少有一點觀念。這次發掘的趣味集中在三點：（一）防禦都城的大城牆，即卡斯丘下的大宮牆，（二）馬杜克（Marduk）或巴力（Bel）的廟宇，即天與地之室，（三）牠的巨塔，即巴比爾的眞正的巨塔。由北至南，經過全城的是一條大街，或巴比倫的聖道，在這大道的中央，是白色石灰石，每塊有一、〇五米突見方，邊道爲紅色泥石所砌成。每塊石板，邊上都有刻文，其文道：『我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巴比倫王拿保卜拉撒（Nabopollassar）的兒子。我用石灰石（或泥石）砌成巴別街，以便大神馬杜克的通過。願大神馬杜克，給我以長生』在這條大街與南邊城牆



第二十七圖　尼布甲尼撒宮及檸馬克神廟的想像圖

圖中大建築，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宮殿，在卡斯邱上。左方小建築，是檸馬克神廟。兩處的中間，是聖道。聖道上是易士塔門。宮的中間，有三門的一處大屋，是尼布甲尼撒的大殿。

相接之處，是一所易士塔門(Ishtar)，這易士塔門，是古代巴比倫的光榮的最好的遺物。這易士塔門的兩個東塔，至今仍有十二個米突高，雄偉而巨大的立在那裏，且保存得很好，是美索不達米所有建築中最動人的一個。城門是雙層的，有一個外城房，一個內城房，每個城房都有兩個門。這大城門的裝



第二十八圖 易士塔門

飾是很著名的城。的全面都裝飾以磚上浮雕的牛或龍的形像，而塗以鮮明的顏色，大部分是白色與黃色塗在鮮藍色的背景上。這種獸像獰猛的對着進城的人，似欲撲過去。在城塔上及他處，至少有五百七十五個獸像。

在聖街的兩旁，聳立着堅牆，牆上也砌着獰猛的獅像。在城門的左邊，是一所小廟。在右邊，是南禦牆和宮殿。但我們現在可以不必詳述其城市的情形。在全部發掘中，最有趣味的卻是宮殿區域南部的平地所謂『沙契』。在那裏發見一道大磚牆，這牆有兩重，在西南角，有一座大塔；東門有兩座大廈，各有天井，這大約是廟宇的儲藏



第二十九圖　巴比倫巴比爾塔的想像圖

右方是馬杜克神廟。左方是「天與地之室」。前面是幼發拉的河。沿河有城牆。河上有拿保卜拉撒橋。

第三十圖　馬杜克神廟墻垣上的浮雕

室，在南邊又有一帶大房子，大約是祭師們住的地方，在那裏，站着一所大廟的遺址。這是巴比倫最高的神馬杜克或巴力的廟。這塔是『天與地之室。』這座廟宇之證實，乃由於找到幾個有刻文的磚塊。我們在那裏找到巴比倫信仰中心神壇了，找到眞實的巴比爾塔了。

發掘者於是又轉到和麥刺荒丘上，在那裏，他們很失望的得不到一點房屋的痕跡，這荒丘是一片的灰燼與破瓦堆，其中有的是斷磚殘石，刻有尼布甲尼撒的印文的，還有幾個希臘的燒泥人像。在塔邊也找到同樣的希臘泥像。這希臘泥像與巴比倫的磚石的集合，證實古代傳說的亞歷山大帝要重建廢圮的巨塔而未成的事。

就所發見的房屋建築而言，完全是後期亞述的或新巴比倫時代的建築。但在麥克斯荒丘裏，發掘者卻漸漸由帕提亞（Parthia）的，希臘的，波斯的，新巴比倫的遺蹟，而找到藏有米羅達巴拉坦第一世（Merodach-Baladan I）和恩力爾那丁商（Enlil-Nadin-Shun）時代的刻文。在最低的地方，竟有第一代的契約文板發見。在那地方，他們已到巴比倫歷史的開始了；這城市在早期是被大火所焚的；這事實證明第一巴比倫朝代的滅亡，爲卡息特（Kassite）朝代的興起開一條先

路。在這最早期的巴比倫時代，房屋是密接在一處的，但街道卻很有規則。主要的街道由北往南，別的街道，與牠成直角相遇。在實際上，第一代的巴比倫，已表示出應用科學的基礎來建築城市的最初的努力。

以上是發掘巴比倫古址的成績；至今還不過發掘一半的區域，等到工作完成，恐怕還有許多年。但卽就如今發掘的成績而言，已足使我們知道傳說中的第一世界都城的偉大光榮，並不是過度的誇張；這古代東方的大城，在人心上記憶作了四千年，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在舊約裏飄流在外的猶太人所見的新帝國之燦爛的情形，今還如昔；馬杜克大廟遺址之雄偉，聖街的整潔與巨大，易士塔門之莊嚴華麗，今還如昔。然這次發掘的結果，所最感不足的，是沒有發見多少關於巴比倫的文學、宗教、及法律的東西。然這有雷雅特 (A. H. Layard) 在尼尼微所發見的許多刻文的石版，可以供給巴比倫研究者以許多材料。雷雅特發見兩大室的石版文書，其中不僅記載亞述的事，也記載巴比倫的事。這些石版共約三萬枚，眞是古代文學中最可寶貴的東西。以後，美國人彼得斯(Peters) 痕茲 (Haynes) 和喜爾普勒赤 (Hilprecht) 又在尼帕(Nippur) 發見許多的石版，共

約二萬枚，因此，又增加不少關於巴比倫文學的材料。



第三十一圖　罕穆剌俾王從日神接受法律的像

但關於巴比倫的法律的材料，古人所誇耀巴比倫人爲『法律之泉源的』其主要材料卻不在巴比倫本土，而在她的東邊外巴比倫古代的世仇以攔（Elam）境內今日之蘇撒（Susa）城古時曾爲以攔人的國都。摩爾根（M. J. de Morgan）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在蘇撒城從事發掘，得到三大塊的黑石，這三大塊的黑石恰好拼合在一處，而成爲一圓形的紀念幢，約有八十八吋高，圓徑在底面有七十二吋，在上面有六十五吋。現在這黑石在巴黎的盧甫耳（Louvre）。在上端有浮雕，表現偉大的王罕穆刺俾（Hammurabi）從日神沙馬（Shamash）那裏接受他的法律。在這個浮雕之下是刻文。刻文分爲許多界條，每條是由上而下的，而文字則自左而右，因此讀文者須斜了頭去讀。石前有十六條，還有五條已經塗滅不可辨認。背後有二十八條。全部共四十九條，四千行，約有八千字。塗滅五條的工作大約是以攔王戰勝巴比倫奪去此幢時的事，因他欲記載自己的功績，後來大約不曾實行。這石幢是世界最早的法律記載，其年代約在紀元前二千年。

第七章　尼尼微

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有如亞述帝國（Assyrian Empire）的興起之暴而滅亡之速的。當其盛時，她在東方爲人人所畏懼；到她的滅亡之後，卻沒有一個人記住她；她的遺址不久便被人所忘了；她的絕世的威名，光華橫殘暴虐俱成過去的一夢。巴比倫（Babylon）帝國在亞述未興之前幾百年已經是東方文化的中心，到亞述代興時，她便暫時匿跡；然亞述不久卽滅，她卻又重興起來。這是兩個美索不達米古代大帝國根本不同之點。

亞述人古代威力的集中點，是亞息（Asshur），卡拉（Kalah），和柯薩巴（Khorsabad）。然而僅在大威權者西拏基立（Sennacherib）時，尼尼微（Nineveh）纔進到全盛時代。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曾在那樣短時間內，能在人心上有那樣深刻的印象。尼尼微實是亞述帝國文化與威力的結晶。亞息可算是亞述權力最古的所在，卡拉可算是戰爭最有成績的所在，柯薩巴可算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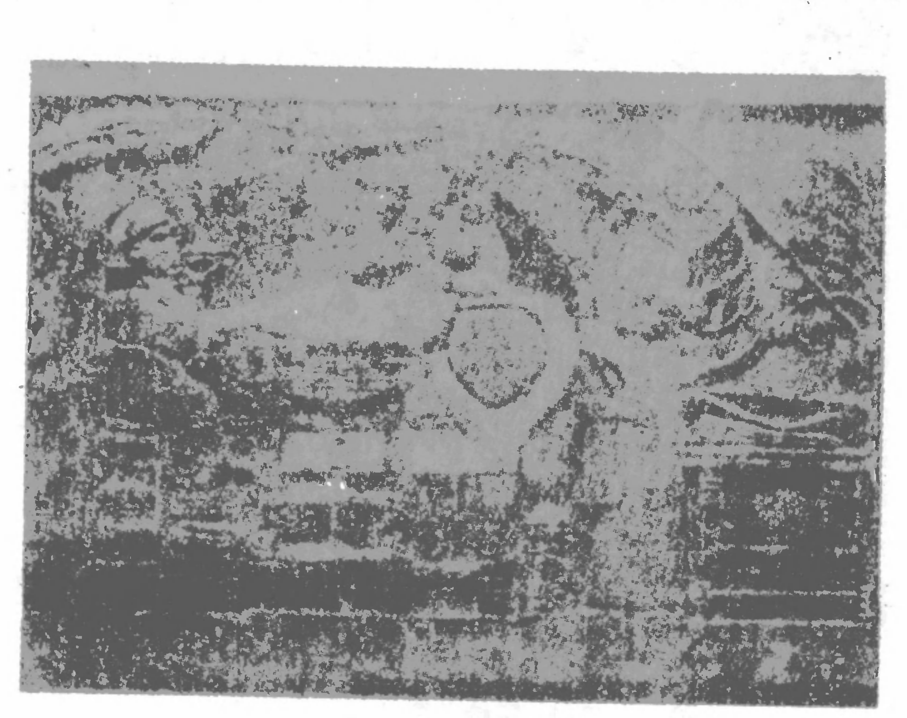
實際上比尼尼微諸王更偉大的專制者薩爾恭（Sargon）的紀念地；然而尼尼微的西拏基立卻給古代東方以世界征服者的印象；他壓迫古代的埃及帝國，掃蕩光榮的巴比倫帝國。而他的孫子亞息本尼巴（Ashur-Bani-Pal），更完成他的豐功偉烈，攻下底比斯，打倒尼羅河畔大帝國的威勢。當時全世界都顫抖抖的站在這

第三十二圖　祭神之像亞息本尼巴王

在右的是亞息本尼巴王。在左的是他的侍從

新興大帝國之前，任憑他踐踏而不能反抗，而他則到處刼掠奢殺，野蠻殘酷，世間無比。尼尼微在歷史上，約有一百年是人類心目中最可怖的都城；然後她的巨大能力消耗淨盡，她便暴滅。亞息本尼巴死後不到二十年，新巴比倫帝國的創律者拿保卜拉撒（Nabopolassar）聯合米太人（Medes）起來反抗亞述；亞述的最後一王辛沙立士坎（Sin-Sharishkun）戰敗之後，和他宮殿一同焚爲灰燼，而尼尼微的光榮便跟了成爲灰燼。尼尼微軍隊所慣施於人的焚掠，如今也臨到自己頭上了。

此後，尼尼微便無人提起，僅有底格里斯河



第三十三圖　亞息本尼巴王及其后飲酒慶祝戰勝之像

兩岸的兩堆荒丘，相傳爲她的遺址而已。而眞正的尼尼微的所在，迄無人知，也無人去發掘。直到二千五百年後，即十九世紀中葉，尼尼微方才又被人發見，同時發見的是她的文化武功，與她的不可及的光榮。

在一八四二年時，波塔(Paul Émil Botta)被任命爲摩蘇爾(Mosul)的法國領事。他那時是三十七歲，關於東方的經驗學識都極豐富，且有精敏的觀察力，與耐苦的精神。同年十二月，他在摩蘇爾對面的兩座荒丘中的北邊一座名爲考央吉克(Kouyunjik)的，開始發掘。其初工作得到結果很少。僅掘出許多殘碎的浮雕，但沒有完整或巨大的東西。他並不灰心，仍繼續發掘，直至一八四三年三月。在他開始工作時，曾有一個亞剌伯的染工，從柯薩巴村來，經過這座荒丘，停步問他們發掘的原因。他們告訴他說，要發掘刻有文字的石塊。他說道，這種東西在他村莊附近多着呢。並答應帶許多給波塔，雖然以後這個染工曾帶了兩塊刻有文字的磚到摩蘇爾來給波塔，但他並不曾注意。到了一八四三年，他已失望的將要停止發掘荒丘時，方才想起亞剌伯人的話，便命工人到柯薩巴的荒丘去試掘。他們立刻便證實亞剌伯人的話不錯。波塔匆匆的到柯薩巴。他祇想在那裏停留

一天，然而他所眼見的古物，已足引他住下，且使他送報告和圖形到巴黎。他在信上說道：『我相信我自己是第一人發見那種雕刻，有理由可以證明屬於尼尼微的盛時的。』當那封信在亞細亞學會宣讀時，引起法國人的熱心。自此，古代的東方乃開始復活。法國政府立刻允許他繼續進行發掘的工作，並允運回所發見的古物。同時，波塔卻在柯薩巴和氣候，疾病，以及居民的反抗，幷土爾其政府的阻撓相敵，不知經歷多少困難，方才戰勝一切；在一八四四年，得到發掘的正式允許。他僱用三百名工人發掘着。到一八四六年，古代的雕刻，運到巴黎，法國人的熱心更激起百倍。當那些巨大有翼的牛，表現着絕世的力量與莊嚴，和那些精美的浮雕，活現一個久已過去的民族的戰爭與和平的景像的，一旦由黑暗的地中掘出，而放在全世界之前，直如使那光榮的亞述大帝國在今日復活一樣。對於這次發掘的結果，波塔曾出版十五大册的書以敍述之，書中附有五百幅的插圖。一八五一年，法國又派普拉斯(Victor Place)到柯薩巴去繼續發掘，完成波塔未竟之功。普拉斯所發見的古物，不幸有一大部分在運回法國時，沈在底格里斯河。然而這幾次的發掘，與所得東西，已足證明埋沒在柯薩巴荒丘下的大宮大城，是有如何的偉大光榮的歷史。同時，學者們如羅靈遜(Raw-

linson）等，又努力於發明波塔等所發見的刻文的翻譯的關鍵。他們研究的結果，說波塔所發見的，不是如他所想像的尼尼微，乃是薩爾恭（Sargon）的都城；薩爾恭是撒馬利亞的征服者。（紀元前七二二年）

薩爾恭的都城（Sargon-Burgh），占地七百四十畝，約有人口八萬。牠的堅城，共有八門，王宮在城內西北方，建在一座高約四十五尺的台上，占地約二十五畝。王宮的西方有一所廟宇。西南方的中央，有一座高塔，亦是屬於廟宇的。

在亞述與巴比倫的發掘史上，有許多發見，也許比波塔這次的發掘更爲重要，然而卻沒有像他似的引起西方人對於古代東方那樣深切的興趣的；波塔使薩爾恭的王宮，一旦復見天日，且使久已完全消滅於人類視線外的一個藝術的大時期，第一次復見天日。

正當法國人爲波塔的大發見所震動時，英國人也爲他們的國人雷雅特（Austen Henry Layard）的大發見所震動。雷雅特原是波塔的同事；他在少年便有發掘東方的雄心。一八四〇年前後，他到美索不達米探望好幾座荒丘；一八四二年，他在摩蘇爾和波塔相見。那時波塔正在從事

發掘。他毫不猜忌的將已得成績，顯給雷雅特看。雷雅特因此更爲熱心，要從事於此。他旅行終了時，住在君士坦丁堡，爲英國公使坎寧(S. Canning)的助手。坎寧聽見波塔有那樣好的成績，也不禁躍躍欲試，且經雷雅特的勸說，便先付六十鎊給雷雅特爲發掘用費。雷雅特帶這少數的錢，在一八四五年十月，去發掘尼尼微的故址。他決定先試掘寧穆祿(Nimrud)荒丘，這座荒丘，由穆蘇爾沿底格里斯河下行，五小時可到。然他的工作，卻爲當地土爾其的長官所阻撓。他知道不能得到發掘的允許，便假充打獵，帶了幾個人，藏了鍬鏟，乘筏順流而下，到寧穆祿。立刻便和立幕於荒丘之旁的阿剌伯酋長結爲朋友。因此，他能僱到阿剌伯工人。沒有一次發掘，有雷雅特那樣順利的。他剛剛着手發掘，在午前便有一室，界以有刻文的石板的，被發現出來。他命三個工人繼續在西方發掘，而命其餘的工人到西南方去。在日落之前，這兩隊工人，又掘出界以有刻文的石板的房兩間。一天的工作，六個人的工作，卻發現兩座亞述王宮！（經後來的發掘而知之。）以後幾天，工作甚順利，第一片的浮雕，也發見了。一八四六年二月，國王們，宮人們，兵士們的雕像，有許多被掘出；繼之出土的是一個人頭獅身，有翼的巨大雕像。這像氣象雍和而莊嚴，是古代雕刻中很精美的代表。此後，又發現許多

第三十四圖　亞息本尼巴王獵獅的浮雕

有趣的浮雕，在其中，有藏在英國博物院裏的表現打獵的景色的一羣浮雕。即在亞述的著名雕刻中，也以有力與有精神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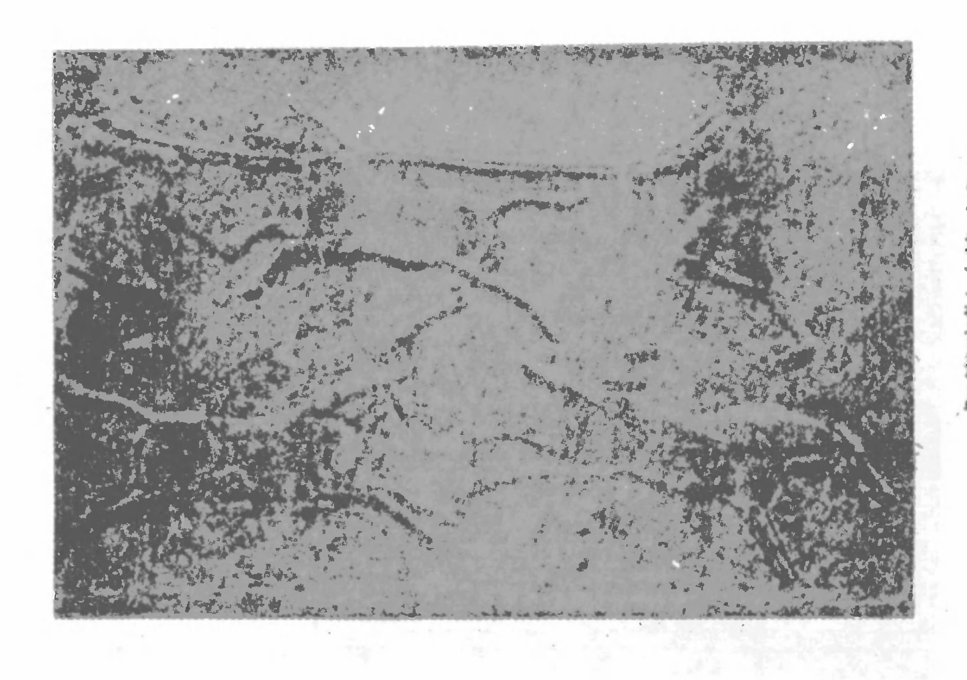
在他的工作時，雷雅特顯着不倦不懈的勇氣與信仰。他暫時離開了寧穆祿，又到穆蘇爾對面的大荒丘考央吉克上試行發掘。他得到幾個雕像，他以爲這些雕刻，略後於寧穆祿，而與柯薩巴所發見者同一時代。他回到寧穆祿，復在西北方宮殿發掘着，得到保存得極好的雕像。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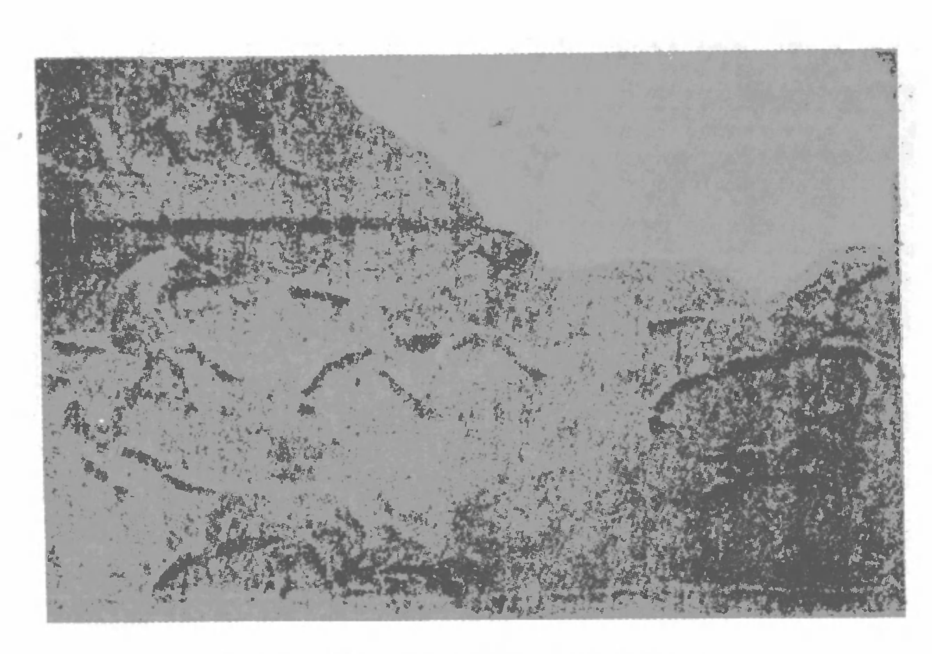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圖　亞息本尼巴王獵獅的浮雕





第三十六圖　亞息本尼巴王獵獅的浮雕





第三十七圖　亞息本尼巴王獵獅的浮雕

第三十八圖　亞息本尼巴王宮中有翼人面獅身像

未受教育的工人，也極熱心於這個工作。一八四六年，雷雅特送一部分的古物到倫敦去。在同時，他又在西北方宮殿進行發掘，證明這宮殿是國王亞息那策巴(Ashur-Natsir-Pal)（紀元前八八五年至八六〇年在位）的；有一羣非常精美的石板被掘出土，表現着這國王在戰爭時與和平時的光榮，所有亞述的戰事與狩獵，都極活潑眞切的表現出來。在荒丘的中央，是亞息那策巴的兒子沙爾馬尼則第二世(Shalmaneser II)（紀元前八六〇年至八二五年在位）的宮殿。雷雅特的濠溝掘到五十尺長，尙未發現重要的東西，他正預備放棄不顧時，工人忽然掘出一尊近七呎高的黑雲石幢，證明其爲沙爾馬尼則的紀功碑。四面刻有二十個浮雕，二百十行的楔形文字。他的工作到一八四



第三十九圖　寧祿神廟牆上的浮雕

七年，已發見亞息那策巴宮殿的二十八座大廳。雷雅特便想運輸一對有翼的獅與牛回去。在那時，已掘出十三對這樣的雕刻。這個運輸雖不方便卻終於成功。但雷雅特在寧穆祿所發掘的城市還不是眞正的尼尼微，而是卡拉(Kalak)，在尼尼微暴興之前的時候，曾爲亞述的都城二百二十年（紀元前八八五年至六六八年）。以後，他又到亞息的古址（亞述最古的都城）和考央吉克，眞正的尼尼微的古址上工作着，他的工作雖不過是試掘，卻結果極好，已發見大火所焚的西拏基立（紀元前七〇五年至七六八年）的大宮殿的一線痕跡。他的工作不過二年，而已有這樣好的成績，眞是發掘史未之前聞的奇蹟。一八四九年，雷雅特受英國博物院的委托，重到考央吉克發掘尼尼微。目的在發掘西拏基立建造的西南方的大宮；這座大宮在米太人的軍隊陷尼尼微時被焚；許多刻圖刻文的石板，俱爲大火所灼，或斷或殘，然而他仍得到許多的圖書記載西拏基立在巴比倫，敍利亞及他處的戰功。以後，考察七十座大廳和長廊之後，知有許多宮室，是西拏基立的孫亞息本尼巴所添建的。在所有的發見中，最重要的是王宮的兩間藏書室；從地上起有一尺多高，滿堆着大大小小的刻文的石板；有的完好無缺，但大部分卻都是破碎的。最大的石板，是平面的，約九呎長，六

呎半闊；較小的，長不到一吋，上刻有一二行文字。刻在這種石板上的楔形文字，有時極小，非用放大鏡不能看得清楚。這兩間藏書室是許多名王收集的結果，亞息本尼巴收集的尤多。這種發見，價值不能限量。我們現在立刻和古代的原作相見，而直接知其歷史、科學、法律、文法、宗教等等的情形了。且這種圖書不僅限於亞述一國的事；亞息本尼巴還知注意於收集巴比倫的圖書；有許多石板是鈔錄古代巴比倫的文字的。所以我們研究巴比倫時，這些圖書又是極重要的寶庫。

雷雅特的發掘的工作，至此已登峯造極了。一八五一年四月，他便離開尼尼微，而將工作交給他的助手剌薩謨(H. Rassam)繼續進行。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剌薩謨發見亞息本尼巴的大殿；這位皇帝，是亞述最後的威勢赫赫的皇帝，希臘人稱之爲薩達那佩拉(Sardanapalus)。剌薩謨在這王宮中，發見王家圖書館的第二部分。此外，最有趣的發見，是一羣奇異的雕刻的石板，表現國王的獵獅的情形。如將亞述的藝術加以比較研究，則這一羣的石板，和雷雅特在寗穆𡋙所發見的關於亞息那箂巴的一羣早期的石板，使立刻可以看出其區別；早期藝術，有的地方比後期的有力量，然而後期藝術，卻有更爲精美的。無論古今的獸類雕刻家，沒有一個曾比那個紀元前六五〇年的亞

述雕刻家表現野獸的威猛更忠實，更眞切的。狂怒的獅子，咬住了車輪；受傷的母獅伸長頭頸，表現出臨死時悲楚的掙扎；國王騎在馬上，臉上現着又喜悅又緊張的神色，在猛追着沙漠中的野驢。這些景色都是極可讚頌的。

在發見狩獵圖的大廳的中央，刺薩謨又掘出好幾千塊的石板；其中有不少關於巴比倫與亞述神話的記載。在刺薩謨之後，羅夫塔斯(Loftus)繼之，從事於考央吉克的發掘；他的最大的成功是發見有名的浮雕，圖寫亞息本尼巴和他的王后同在一個花園中宴會的情景。但這時，發掘的費用已不够，於是發掘的工作只得中止。同時，亞述學的研究，根據雷雅特及刺薩謨所發見的刻文，建立研究楔形文字的堅固的基礎，遂得以通達這種無人懂得的『箭頭書』的意義，而重建巴比倫及亞述的歷史、神話、宗教、法律等等的系統的研究。在這些學者中，最重要者爲羅靈遜(Rawlinson)，奥拍特(Oppert)，與克斯(Hincks)，及品拆斯(Pinches)等。

第八章　推來城

在許多次的古城古墓的發見裏，最可詫異的，是推來（Troy）城的發見。發掘推來城的主人翁是德國人舍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說來可怪，他之立志發掘推來，在讀荷馬（Homer）的大史詩伊利亞特（Iliad）時；在他之前，沒有一個人不以爲這篇詩是虛無飄渺的歌詠，推來是荷馬腦中的城；十年大戰是荷馬虛構的空中樓閣；赫楞（Helen），赫克忒（Hector），阿溪里（Achilles），攸力栖兹（Ulysses）是荷馬隨意創造的人物。假定有人說，推來實有其地，十年大戰實有其事，赫楞等實有其人，則無論何人，都將掩口而笑，以他爲發狂。然自舍利曼的推來發掘成功以後，人的眼光卻全變了。方才知道，推來城不是荷馬腦中所造的城；十年戰爭不是荷馬虛構的空中樓閣；赫楞等不是荷馬創造的人物。於是荷馬的研究，別開生面，荷馬的史詩別有一重價值，希臘的古史，別添篇頁。

舍利曼生於一八二二年。在他孩提時代，他的父親常將希臘故事說給他聽，他心中充滿這些故事的影子，每每沈醉於希臘英雄的冒險與勇敢。在他看來，那些故事都是眞的，荷馬所歌詠的英雄行爲都是不假的。他的心緊緊爲他們所捉住。有一次，他得到一本插有一幅推來城大火時的圖的書，他心中更除去一切疑團。他看見推來城在延燒，一所所的宮殿房屋逐漸的爲紅焰所吞沒，他看見不幸的推來人在驚號，在奔逃。他對他的小伴侶說道：

「我要去尋找推來。」

他們譏笑着他；他默默不言，心中受傷了，他不明白他們爲什麼不和他一樣的熱心。

以後，舍利曼的家境貧窮了，他的童年不得不在一家雜貨鋪中度過。他每天做十八點鐘的工作，而他的心，仍然專注在推來城。這種矛盾生活的痛苦，是不必說的，然他又不能脫離這種生活。他的主顧都是些粗野不學的人，他與他們長時間接觸之後，幾乎把從前所學得的一點拉丁文都忘記了。他想求知識，卻沒有時間去得到。他沒有假期，沒有快樂，除了幾點鐘的睡眠以外，便是不息的工作。在這種環境，他還不時的記憶着他的父親爲他講述希臘英雄故事的快樂時代。他不時覺得

前途有一線光明。他的發掘推來城的童年的夢，深埋在心底而保存着，並不曾毀掉。

有一天，他因舉重物受傷，不能再在店中工作。他不知怎樣辦好，貧乏，疾病交迫着他；他到漢堡，沒有人僱用他。最後，他到一隻船上做侍童。不幸這船在中途遇險，他和水手們幸得逃生至荷蘭海岸。這時是舍利曼一生最黑暗的時期。他不得不求乞糊口。後來，在一個事務所中，得到小位置。他的心中又生新希望。他忍飢耐苦，省錢買書，有機會便拿來讀。在六個月中，他學會英文，再六個月，又學會法文。他發狂似的去求智識。他的向未發展過的頭腦，忽然的覺醒了。他有一種不可及的學習語言的天才。以後幾個月，他又學會荷蘭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他不肯停止。他又想學俄文，而在六個星期內，他居然會寫俄文信了。這時，他已經二十四歲。上人命他到俄國去辦一件事。在一年之內，他在俄國自己開始營業，決心要積錢實現他童年的夢。有一件事是很可怪的，他崇拜希臘，他敬愛荷馬，然而他卻費許多工夫去學習許多外國語，獨不肯去學希臘文。其實他是怕學希臘文，怕這種迷力極大的文字一捉住了他，他便將完全忽略了他的營業，將永不能有力量到荷馬所歌詠的地方去了。他之經商也如他之求學，全副心力都集中在商業上面，他的唯一目的便在得錢。十

年之後，當他三十五歲時，他已經成富翁。他可以隨心所欲的生活着。於是他便用全副心力去學希臘文，而在六星期之後，已經學會。在三個月之後，已經能讀荷馬的原文。

舍利曼在周遊世界之後，便到他所夢想的希臘。別人都以爲荷馬的史詩僅是傳說，他則始終相信這是事實。許多人都疑推來城是虛無飄渺的，他卻全心相信這是實在的城市。這時，剛好雷雅特發見尼尼微古城，因此，更引起他發見推來城的欲望。他以爲雷雅特能使尼尼微古城復見天日，他也能將推來古城掘出。

在一八七〇年時，他到推來平原的喜薩力克(Hissarlik)山上，這地方離達達尼爾(Dardanelles)不遠。他上這荒山，心裏覺得在他的足下便埋着推來的古城。他用三百鎊從土爾其地主購得地基。經過種種的困惱的遲延後，便在一八七一年，開始發掘。他督責着工役向山的心中掘去。許多工人不息的工作着。從早至晚，他都親自在工作場中。他的妻是希臘婦人，和他一樣熱心，親自同女僕執鏟掘地。

舍利曼心裏很快樂，每當他掘土的時候，總是聚精會神的工作着。他的大敵便是節期與雨天；

因爲在雨天工作便不能進行，在節期，希臘人卻不肯作工。所以在這些日子，舍利曼便坐在家裏，寫着他的發掘的經過。他將古城由泥土中掘出，在第一城之下，又見到第二城。舍利曼覺得很可怪。掘得愈深，他的詫疑更甚。原來是一座城立在別一座城的上面，一種文明緊接着一種文明而來。幾千年的歷史，都集中在這個地方。當一種人民已滅亡而覆於土中時，在這座古城上，別一種人民又建立新城。所以這城之古，遠在希臘人之前，遠在推來人之前，而屬於與克里特有關聯的人民。

原來的山丘，其高大與年代俱增。古城歷被埋沒，於是山之高度較第一城所立的原來平地，多五十呎，其長度較原來長度，大二百五十呎；在別一個地方，卻增長了一百五十呎。

在這古城堆中，他發見無數的古物、城牆、古瓶、石斧、銅針。他的工作，極可驚異。他將尋找出來的東西，每件都注明在那樣的深度中得到，且賞錢給找到的人。如果有一片記着文字的破瓶片發見，那發見的人便可另外支薪。工人自然更熱心的去尋找。有的人在一片破瓶片上，假刻款記想去欺騙他。不久便將這虛僞揭穿了，僞造的人不僅不得到賞，反受責罰。工人自此便知道不能用這個方法來欺他了。

第四十圖 推來故址的南部

上圖 A 處是第二期古城垣； B 處是第一期古城垣。

下圖 C 處是第六期古城垣； A 及 B 處是第六期古城房屋。

這座山，如蟻垤似的，工人攘攘往來，或掘地，或挑土，他常時僱用一百五十名工人，此外更有馬匹車輛。有一個時候，幾個工人不幸被埋在倒塌下來的土中。他便焦急的親自動手去救他們。

荷馬稱推來為『風地，』不是沒有理由的。舍利曼親自經驗到那掃過平原的大風。有時，氣候突變，大風吹過，幾乎要將他們凍殭。這時，唯一的求暖方法，便是到地道中去，在山上工作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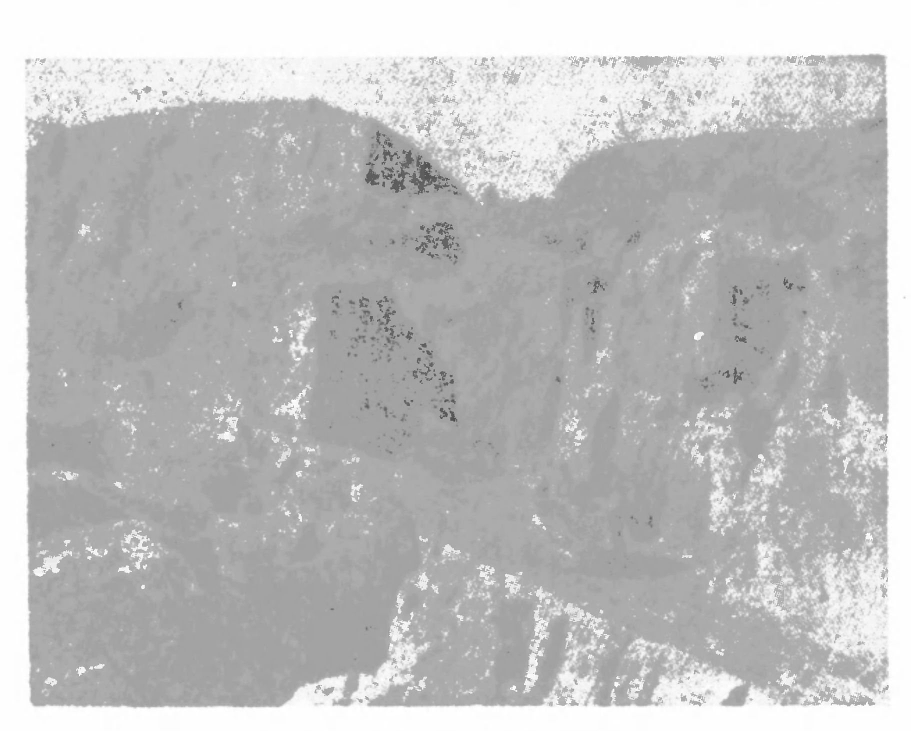
幾十萬噸的泥土，被移開去，乃得在山中開闢如斜坡似的一條大路。在一條地道中，舍

第四十一圖　推來故地的南部

O 處和 G 處是第六城的城樓的遺蹟。

A 處是城牆和原來城樓的入口。

利曼經過兩層十呎厚的城牆，過了一會，他又得到六呎及八呎厚的兩座城牆。他在喜薩力克山本想尋找一座古城，結果卻得到七座，一座城建在別一座之上，有許多層的灰燼與遺殘的磚石，夾雜在各城之間，表示古代焚殺的經過。在有些地方，灰燼有五至十呎高，爲在此荒丘間歷年歷代經過兵火的證據。他找到他的推來城，是第二城，在三十呎深的上下；這城在希臘人攻取之前，已有許多年的歷史。他掘出古代的城門；



第四十二圖　推來故址的西南部

在此可見推來的前後九期古城的遺蹟。圖中 A 處是第二城的一座房屋。B,C, 和 D 處是第三,四.五城的房屋牆垣。E 處是第六城垣的基礎。最上缺口處有人站立地方的牆垣，屬於第七城。



第四十三圖　推來故址的東北部

A 處是第六城東北城樓；B，C，及 D 處是希臘時代第八城的遺蹟；E 處是羅馬時代第九城神廟的遺蹟。

當他在門旁掘過城牆時，他的眼第一次看見了偉大的推來的寶藏，金杯，金壺，以及銀爵；有的金杯重過一鎊，銀杯則倍之。還有頸圈和別的珠寶，這些東西都是匆促間拋在城牆的一個洞中，彷彿是當時有一人帶了這些珠寶逃走，又拋在那裏的。

舍利曼立刻命令他的工人去早餐，不使他們知道這發見，他謹慎的用小刀將這些珠寶由遺物中割下，交給他的妻，而她便藏在外衣之內，匆匆的帶到山上木室中。在他上面的重厚城牆，時刻有倒塌的危險，但他卻不顧這一切危機。

舍利曼在喜薩力克山掘了三年，發見廢圮的殿宇、城堡、城牆。在上面所說的那個第二城的南面，他見到三個城門。舍利曼以為這城一定是推來城了，這大城門一定是荷馬所敘的斯揆安門(Skaian Gate)。在這城堞之上，是當年推來王普賴安(Priam)坐在那裏觀戰的，是絕世美人隸楞在那裏觀看巴里斯 (Paris) 與門涅雷阿斯 (Menelaüs)單身相鬥的。他以為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他的推來終於得到了。這個發見是在一八七三年五月。同時，所得到的金杯珠寶，他則名之為『普賴安的寶物』。並且全城都是火焚的遺跡。於是舍利曼滿心高興的發表了他的推來古物記。

全世界的視聽，都爲之震動，有的贊成，有的反對：贊成的在英國有大政治家格蘭斯頓（Glastone），反對的爲無數學者。學者們不相信這座小城，建以小石與泥土的，便是十年久攻不下，海王坡賽頓（Poseidon）與日神阿坡羅（Apollo）所建的推來城，且所發見的古物也較荷馬史詩所寫者爲粗率。他發見的銅的兵器，荷馬所寫的則爲青銅及鐵的刀戈。以後，這個見解穩固了。舍利曼自己也承認他所發見的並不是眞推來城，不過他仍相信眞的推來城仍在這地方，他所選定的位置並不錯。然而他雖不曾見到荷馬的推來，他卻發掘了遠在荷馬之前的一種文化，第一次使人家注意到去研究歐洲文化的啓源，其時代與性質和尼羅河及幼發拉的河的兩個文化是鼎足的，雖然他所發現的是在亞洲的土地上。同時，因爲『辟里安寶物』的發現，土耳其政府便千方百計阻撓他的發掘的進行，且在法庭控告他，罰他一萬法郎。他在一八七六年四月，又開始在喜薩力克發掘，然當地官員盡力阻撓，竟使他不得不中止工作，轉到希臘地方去發掘邁錫尼（Mycenae）得到極大的結果。這將在下文敘到，這裏不多說。在一八八二年，他又到喜薩力克去工作着，同去的是多耳斐爾德（W. Dörpfeld）博士，是著名考古學家。結果，他們一共發見九座古城（據舍利曼計算是七座）：一座

建立在別一座的遺址之上。這次發掘還不曾竣功，舍利曼便於一八九〇年死在那不勒（Naple）。他死後，多耳斐爾德方才發見第六城，是眞的推來城。他耗了全生的精力，去發掘推來城，卻在未及見眞的推來城時而死去！然他的工作是不朽的！他所給與世界的，乃遠出於他自己預料之外的偉大；他所發見的不僅是荷馬的推來，不僅是證實荷馬，添加希臘史的篇頁，且將歐洲文明的啓源，地中海文明的曙光，射照在學術界上。這便是他的工作的最偉大處。

第九章　阿加綿農墓

如今將專敍舍利曼發掘邁錫尼的事。上文已說過，他在喜薩力克的工作不能進行之後，便轉到希臘地方去發掘邁錫尼，要發見阿加綿農(Agamenon)(希臘軍攻打推來時的主將)的墓。這發掘又得到意外的成功與影響。

我們欲得知希臘有史以前的文明與生活的狀態，除在荷馬兩大篇史詩之外，我們必須將相傳的後來希臘文化除去。在有史以前的希臘，住的是別一種人民，牠的衣服，風俗，文化，藝術，一切與後期的希臘文化絕不相同。(雖然這文化，也混入後期的希臘文化，而成牠的元素之一。)在希臘有史以前，無所謂後來的『城國』，有的是建於山上的小城堡，一個國王居於其中，這個小城堡直是『強盜國王』的巢穴。這些國王，也許和阿加綿農一樣，是人中之王(Lord of Men)；但他的生活，卻是簡單的強盜生活；他們的職業便是刼掠和打仗。他們的領土，小得一望而盡。最好的例，便是雅

典的城山。然在那地方，遺物已無可得，後期的希臘文化，已將前期的完全覆蔽了。使我們尚可見這些有史以前的『強盜國王』的真相與他們的文明的，是舍利曼在亞各斯（Argos）所發見的兩個岩堡，約建於西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這便是邁錫尼，是人中之王阿加綿農統治的地方，和泰麟茲（Tiryns）。其遺跡都完全的保存到現代，幾乎沒有被變更過。在那裏還可看出那時代『城宮』或『岩堡』的特質，還可看出翦徑劫船的事，成為有地位，有勇氣的男人的天然的行動。據理想的見解，初有拍賽德（Pesseid）種由海道而至亞各斯，立足於泰麟茲諸地，然後漸到邁錫尼，然後，又有第二批的移民，住在亞洲的百樂丕達（Pelopidas）種，由陸地經馬其頓（Macedon）而至邁錫尼，奪取拍賽德人的城堡，而以邁錫尼為他們的首都。阿加綿農便是屬於百樂丕達系的一個國王。他的領土雖小，（在九哩之外，便是別一國王狄奧麥德（Diomed）的地方。）卻得到全希臘的敬服，所以阿加綿農雖智勇不過諸王，卻被舉為攻打推來城的主將。

阿加綿農在攻下推來歸來後，便為他的妻克力騰涅斯特剌（Clytemnestra）和她的情人伊吉狄阿斯（Ægysthus）所殺；隨了他的死，邁錫尼的光榮也漸漸銷滅。後來多利亞種（Dorians）

向南侵略，攻下邁錫尼；邁錫尼便和推來遭到同一運命，被焚被刼於侵掠者之手；自此之後，邁錫尼乃不再現於希臘史上。多利亞人拋棄邁錫尼與泰麟玆而建都在狄奥麥德的亞各斯古代的兩個名城，遂成為荒墟，無人過問。直到舍利曼的發掘，而邁錫尼乃復現於世。

在泰麟玆，我們見到簡樸的『堡宮』的完整的模型；在邁錫尼則其遠古的光榮的文明，更可完全見到。邁錫尼發見在一八七六年，泰麟玆的發見，在其後幾年。

舍利曼在一八七六年，到邁錫尼；他的工作，顯著很大的成功，因此繼續三季。在一八八四年，他又由喜薩力克回到泰麟玆工作着。泰麟玆在一山脊上，離海不過一哩。山脊是很小的，離平地祇有五十九呎，離海面祇有七十二呎，其長祇有九百八十四呎，其闊祇有三百八十七呎。這古堡雖小，卻甚堅固。舍利曼所發掘的是堡宮的內部；以後的發掘，又尋到年代更古的一座宮殿的遺址。泰麟玆的建築很簡樸，完全是一個典型的荷馬式的建築，表現着由南而來的克里特（Crete）影響與由北而來的影響的混合式。其後來發見的壁畫，表現的是獵取野猪的情形。一羣的從人，或執獵矛，或牽着跳躍向前的獵狗，兩個宮人在車上沿林蔭走去，觀看他們。野猪狂怒的拒着敵；他的白齒，巉巉

的露出在他之前，有兩人的手執着兩支矛，向他胸前和眼上刺去；在他之後猛狗在追撲着。這都可見是克里特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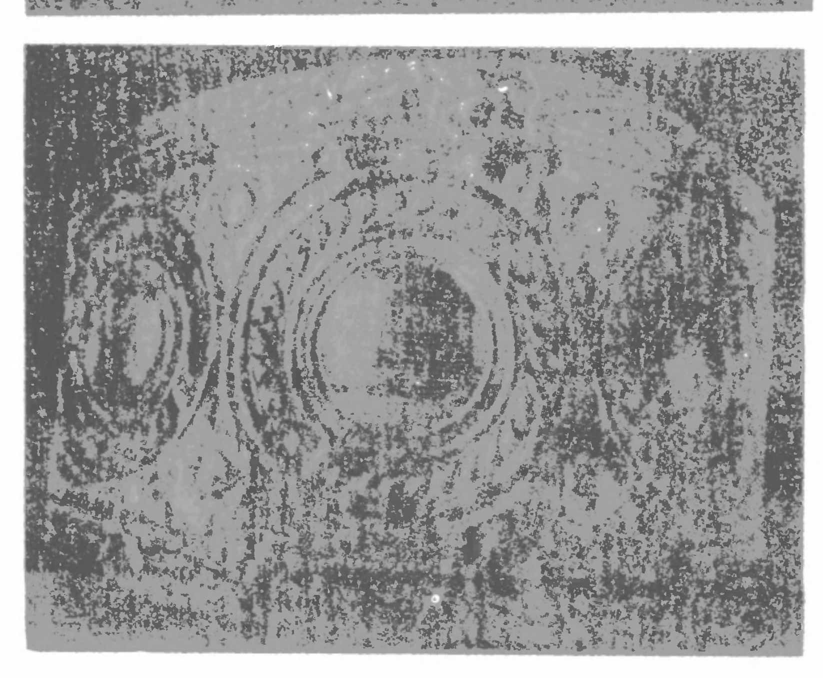
邁錫尼的發掘所得較桼麟絲複雜得多。邁錫尼之所以招引舍利曼去發掘，又是荷馬的魔力。波舍尼阿斯 (Pausanias) 在他的希臘遊記上，敍寫邁錫尼的古蹟很詳細；他說『古城的遺址仍可見到，城門之上有獅子立在其上。還有屬於亞特魯斯 (Atreus) 和他子孫的保存室物的地下室。有亞特魯斯的墓，和伊吉狄阿斯在宴會上殺死的和阿加綿農同歸的武士的墓。還有阿加綿農的墓，驅車者攸麟米頓 (Eurymedon) 的墓。克力騰涅斯特剌和伊吉狄阿斯則葬在牆外不遠之處，因爲當時的人以爲他們不配葬在牆內，那裏是阿加綿農與和他同死的人所永眠的地方。』直到今日，波舍尼阿斯所描寫的獅門，還是那樣，毫無變動。門上所立的一對獅子，以及全門，都是古代藝術的最高作品。雖然現在已不承認他們爲希臘最古的雕刻，卻仍爲最驚人的藝術。然舍利曼所注意的，初不在此。他全心要尋找的是波舍尼阿斯所敍的阿加綿農和他的同伴們的墳墓。他有意無意的選定離獅子門之內四十呎的地方，開始試掘，而他所發掘的卻正是他所要尋找的東西。

在十二至十四呎深的地方，工人掘到一圓形的祖壇。他們掘的地方擴大了，約在這壇略高的地方，又發見一圈石板，圓徑八十七呎，全都站在兩行圓圈的邊上。舍利曼立刻自信，已找到阿加綿農的會議室，是阿加綿農和希臘諸首領商議攻打推來的事的地方。但這決斷如果不差，則荷馬的英雄必定都是巨人，因為最低的石板，也有三呎高，而最高的竟有五呎。這個石圈，比較合理的說來，還不如當牠是一種祭地。當時的人，必定在那裏舉行祭奠，埋在地下的偉大的死者。離地面二十一呎深之處，他又找到一堆人骨，這當然是被殺殉葬的奴隸，跟隨主人到地府去服役的。更深九呎，即離地面三十呎之處，



第四十四圖　邁錫尼的獅門全形

見到一座大墳，後來名爲第三墳，這墳裏葬的是三個婦人。離此墳不到五呎，掘見一座更大的墳，葬的是五個男人。後來陸續發見三個墳，式樣俱大略相同，葬的人多寡不等。最後，斯坦馬塔克(Stamatakes)又發見第六墳，這墳裏葬的是兩個男人，直躺在石床上，手裏執着酒



第四十五圖　邁錫尼的金冠

杯，盔甲卽在身邊，足旁放着好些大瓶。這些圓圈的諸墳之發見，重大之價值乃在其中的財富與死者當時的精美的文化，有許多金的、銀的、象牙的、及銅的各種面具，手杖、指環、寶劍等等。舍利曼驚喜的宣言道：他已找到阿加綿農和他的部將們的墳了；他們爲伊吉狄阿斯所謀殺，立刻下葬。視其埋葬時匆促無序的形式，可決其必爲被殺後立刻入墓無疑。這個言論與發見，又震動全世界，在英國，格蘭斯頓又爲舍利曼張目，說他果然發見阿加綿農的墳。然而不久，學者羣加懷疑，以爲墳中之器物，並不屬於同一時代，死者的人數與男女性，也和波舍尼阿斯所敍不同；且葬儀之紛亂，也不過是墳頂與屍身相接觸所成的結果而已。於是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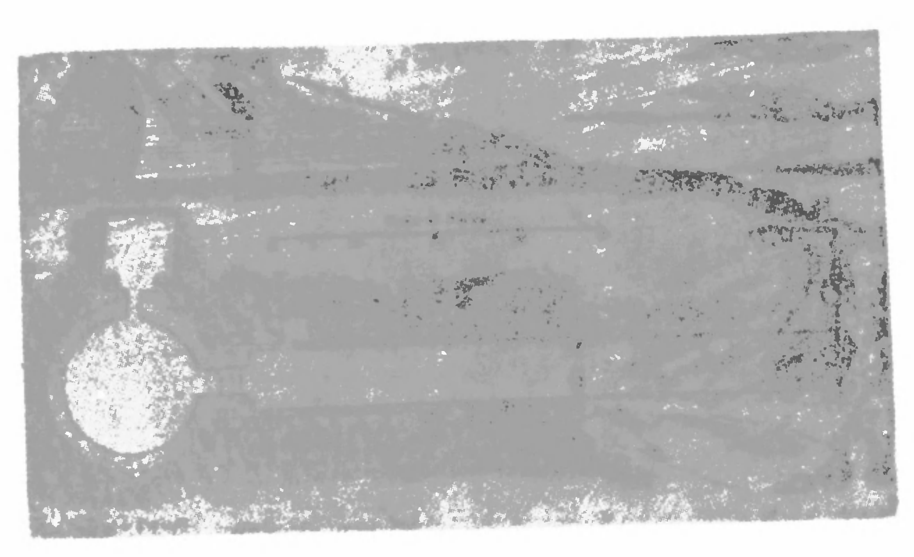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六圖　邁錫尼獅門內的圓壇

第四十七圖 邁錫尼古墓中的青銅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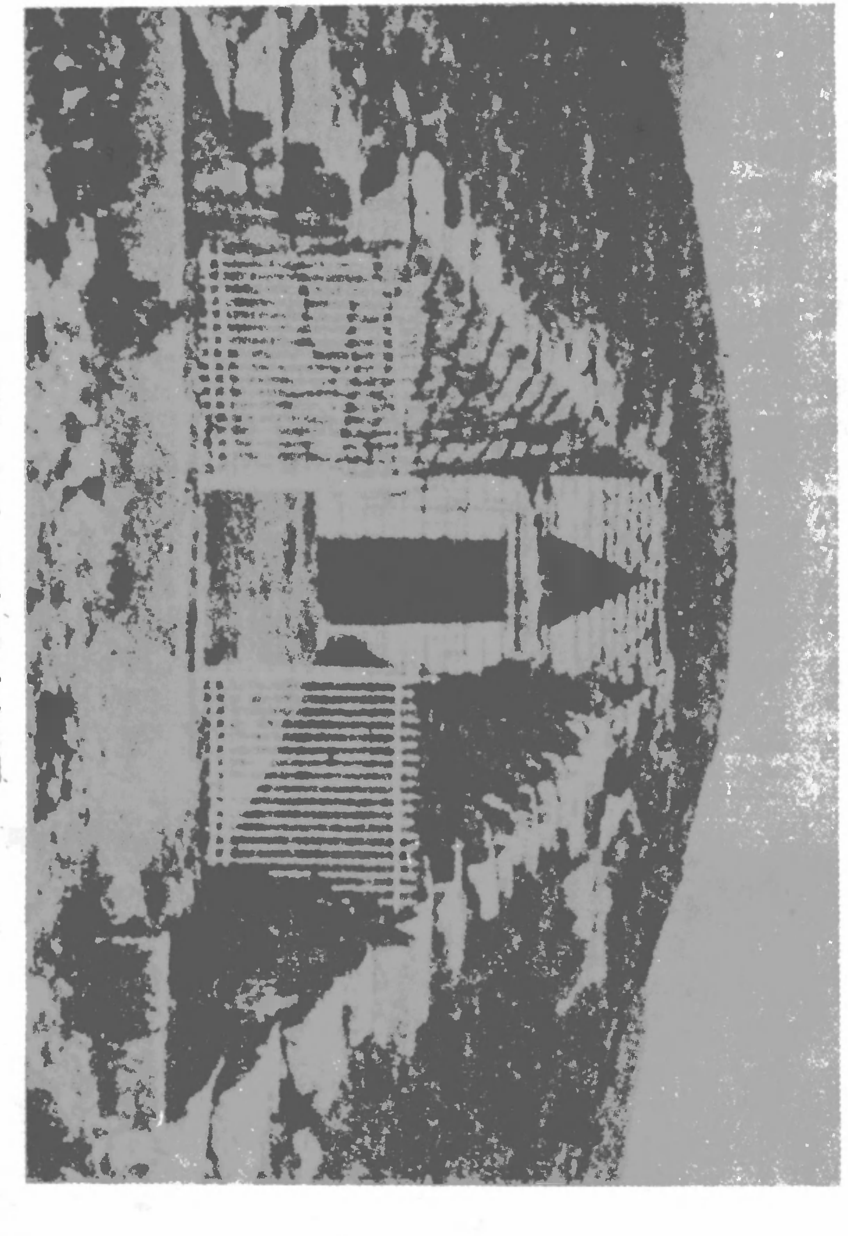
對的意見漸漸的堅固了，大家漸漸的由驚羨而冷笑了，他們譏笑舍利曼的幻想與對於荷馬的過度熱心。然而到今日人又漸漸看到舍利曼的發見的眞實價値。許多學者都以爲這些墳裏是否葬着亞特爾斯和阿加綿農的一家，不能知道；然而這些墳確是一千七百年之前波舍尼阿斯所敍述的諸墳。至於這些墳是不是阿加綿農的，雖是極有趣味的問題，卻不是重要的問題。舍利曼所做的乃是出於他意想之外的更偉大的工作。不必問他已否眞正的發見阿加綿農，他卻已眞正的發見英雄時代的希臘，遠在有史以前的希臘文明；他要發見阿加綿農，結果他所發見的卻是古希臘的文明，證實有史以前的希臘，荷馬所歌詠的希臘，並不是一個夢，乃是眞實的英雄時代。五十年前，論希臘史者，不敢敍到第一次奧林比亞(The First Olympiad)以前的史實，以爲那都不過是傳說，不足信的。格羅脫(Grote)的十餘册希臘史，即可以爲代表。如今舍利曼卻給他們以致命傷；他告訴他們道，有史以前的希臘，是眞實的時代，不是傳說，自有他的文明，不是詩人的想像；他拿出的是證據，是古代文化的成績的本身，不是空言。於是便打倒一切的懷疑，將歐洲的歷史，提前許多的年代。這重大的價値，也許舍利曼自己，還不曾想到呢。

在六個大墳之外，波舍尼阿斯所寫的亞特魯斯的寶庫，也是一個墳；這在舍利曼之前已爲人所開掘，舍利曼不過最後清理之而已；第二個克力臘涅斯特剌的寶庫，則爲舍利曼夫人所清理，所發掘。亞特魯斯的寶庫可作爲希臘古墳的代表，這些古墳，今所知者，至少有二十五所，存在希臘與克里特。這墳門之前，有兩根支柱，今存於英國博物院。這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工程與建築之一。

在同一山坡上，略近北方，又是一個蜂窩形的墳墓，即克力臘涅斯特剌的寶庫；這墳沒有前墳完整，有一部分已經毀壞，葬的是一個婦人，大約是一個埋在前墳內的大人物的奴隸，被殺殉葬的。如果這話不錯，那末，這婦人一定是他生前所寵愛的，因爲一般殉葬者的墳內都不曾



第四十八圖　亞特魯斯寶庫的剖面圖



第四十九圖　亞特魯斯寶庫的門

有寶物發見，而她的墳中，卻有兩面銅鏡，鏡柄是雕花的象牙，還有幾個金鑄的飾物。

繼舍利曼之後，而至邁錫尼者，尚有不少人，各有多少的發見，然而開其先路的卻是舍利曼，卻是受盡世人譏笑的舍利曼；所得最多的也是舍利曼。舍利曼初爲雜貨鋪的學徒，卻一心不懈要發見他的推來，他的阿加綿農；他沒有見到真的推來城，他的阿加綿農也爲人所反對；他在舉世譏笑之中死去；死後還有人譏笑他的幻想。他也許一生便不曾有過多少的真實同志。然而他卻百折不回的向前做去，他先預備發掘的資本，然後學習希臘文，然後開始發掘。他不怕人的譏笑，他不怕失敗。學者們坐在他們的書室裏，根據他們的古書與論理，嘲笑的

第五十圖　克力臘迨斯特剌寶庫

毀斥他道，那不是推來城，舉世皆和之道，那不是推來城。舍利曼卻不爲所動，仍然很冷靜的在工作；學者們又道，那不是阿加綿農墳，舉世都和之道，那不是阿加綿農墳，舍利曼卻不爲所動，仍然很冷靜的在工作。他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他的成功是他的堅忍，是他不移的信仰，是他精銳的觀察，是他的勤苦的工作。在許多次的考古學上的大發見中，沒有比舍利曼的兩次大工作，更艱苦的；在許多的徘徊於古城古墓間的大發見者之中，也沒有一個比舍利曼更經歷巨大的苦楚的。

第十章 克里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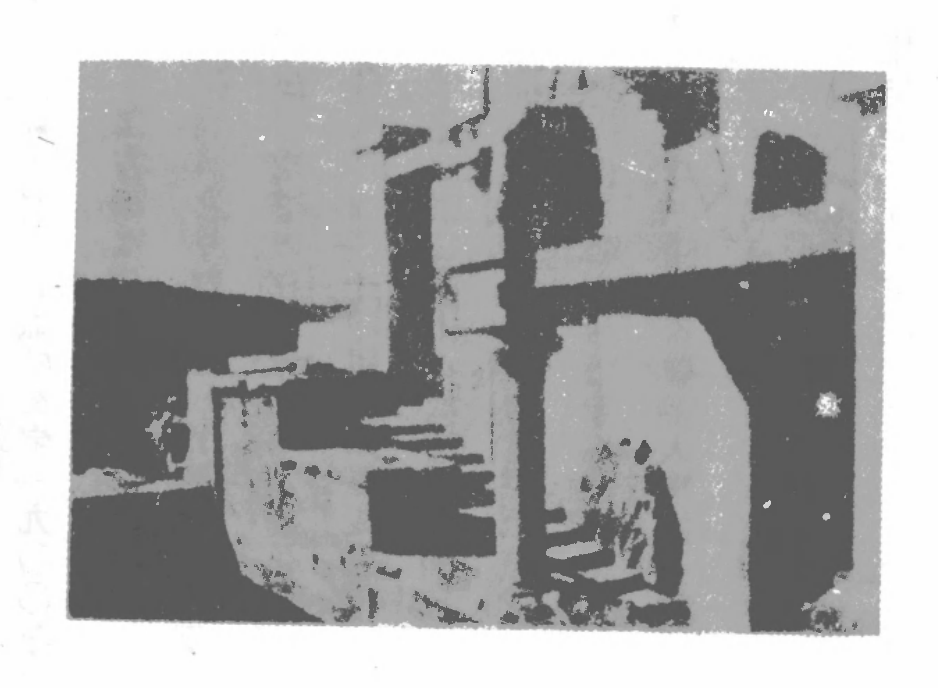
在舍利曼的推來和邁錫尼的兩次大發見上，已可見到希臘有史以前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希臘文明的根源，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須知英國人伊文思(Sir Arthur Evans)在克里特(Crete)島上克諾索斯(Cnossus)地方發掘的結果。克里特島在希臘半島之南，介於歐、亞、非三洲之間；牠與希臘半島之間，有無數小島相聯絡着；在天然的地位上，牠有在愛琴海文化史上占最古最重要的地位的資格。在希臘有史時代，克里特的地位，已早顯衰頽；然當她盛時，她曾派遣八十隻船加入圍攻推來，她的領土內，有一百座城市；而她在希臘傳說中，更顯著極重要的位置。克綸諾斯(Kronos)的妻里亞(Rhea)曾逃到克里特，生出諸神之王與父的辟烏斯(Zeus)；而在這地方的狄克日洞(Dictæan Cave)中，嬰孩的辟烏斯為羊乳所飼養成人；在這洞裏，辟烏斯與歐洛巴(Europa)同在這裏度婚夕，生下克里特的大人物邁諾斯(Minos)。據說，辟烏斯的

墓，也在一個山上。邁諾斯的傳說，更爲豐富。他是希臘的摩西，受法律於天的，死後，還在地府，成爲裁判官。但邁諾斯卻不是國王的名字，乃是一個朝代的國王們的尊號；在希臘故事中，他不因爲是正直的立法者而成爲重要，最重要的，卻因爲是暴虐的統治者。他是愛琴海上偉大的國王，派出海軍，脅迫附近各地朝貢於他；他是古代最大的建築家發明家第達拉斯 (Daedalus) 的保護主。第達拉斯爲他的主人造了一個可怕的銅人，造了亞立亞德泥 (Ariadne) 的跳舞場，造了一所迷宮，住着神話中最著名的牛首人身的吃人者民諾托 (Minotaur)。民諾托每天要吃人肉，國王便命令各地每年獻上童男童女；直到雅典王子提秀斯 (Theseus) 殺死他，方纔停止這貢獻。在那時，克里特人掌握海權，他們在別人心上看來，都是惡人，攻略者。幾個古希臘的歷史家，也都記載着邁諾斯帝國的事；他們說，克里特王邁諾斯是第一個海王。總之，許多希臘傳說，都以克里特爲歐洲早期文化的起源，而在最近的發掘裏，便證實這種傳說。

克里特的古蹟的發掘，是十九世紀最後一年的事。邁諾斯帝國的都城，並不曾爲人忘記，且常有人去遊歷。然其遺址卻不足引誘學者去作進一步的考察。舍利曼曾記下克諾索斯，預備將來發

掘一個美國人，也曾到過可以望見克諾索斯遺址的刻法拉(Kephala)山上，因爲有人說，廢圮的牆石上刻有奇異的文字。然因爲當地業主百端阻撓，一切發掘不能進行。一八七八年時，一個克里特土人，曾發掘一點古物，如大瓶與邁錫尼式陶器之類。直到一八九五年，伊文思博士纔進行大規模的發掘。

伊文思發掘克里特的動機，在由雅典購到幾塊克里特的『印石』一八九四年，他便在克里特的中部與東部工作着，想發見一種克里特系統文字的證據。



第五十一圖　克諾索斯宮的列柱

他在這一點是成功的。在狄克日洞中，他得到一片石板，刻着無人認識的文字。一九〇〇年，他買到克諾索斯遺址全部，開始發掘；結果是將人所忘記的一個古國，重放在我們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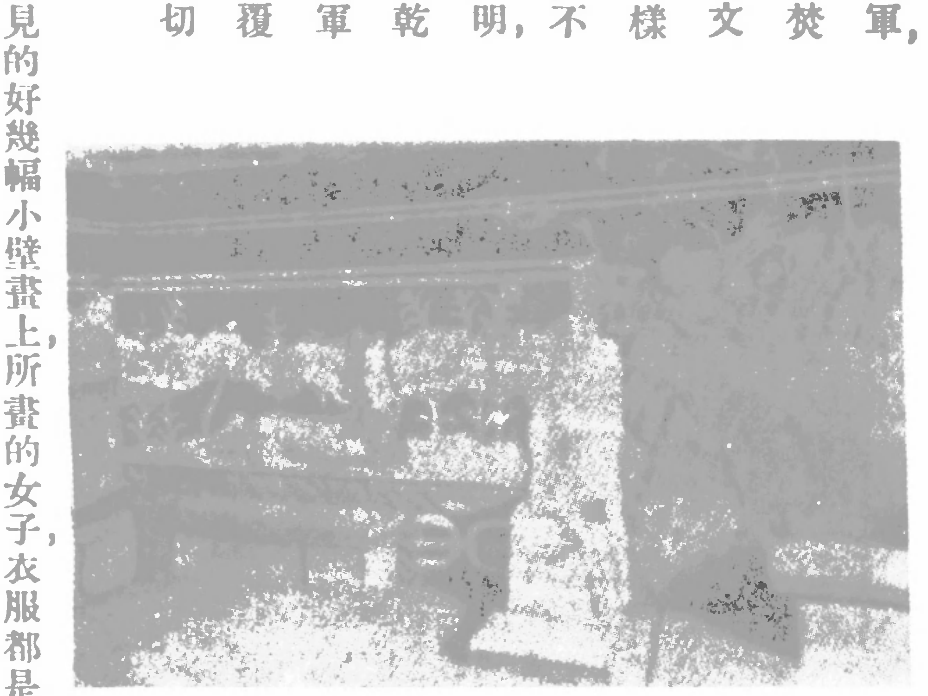
沒有一次的發掘，有他那樣順利的。他第一次發掘，費時九星期，僱用八十八人至一百五十人；在這短時間之內，約有兩畝廣的史前的大廈已被發現。第一季季末，克諾索斯的宮殿，已可看出，較希臘半島上的底林斯與邁錫尼的宮殿，更偉麗。再經過幾次發掘，那比任何古蹟都更弘偉複雜的建築，便出現於世。他發見幾張壁畫，其中有一個少年的半身像，雖是三千年前所作，但顏色鮮明如新。這是邁錫尼族男人的眞形第一次出現於我們之前。由他的臉部，可以看出是古希臘式；而他的服部，也是埃及畫家所不能知道，而止有紀元前第五世紀前後希臘古典畫家纔能畫得到的。長廊與宮殿的西邊外牆，有幾排的小房，顯然是儲藏油穀的地方，其中陳列着許多大陶缸，一間房內，已經陳列着二十個。這些大陶缸都繪有花紋，有的且甚複雜。有一個最美麗的，有五呎高。這些陶器，舍利曼在推來也曾發見過，從前在克諾索斯遺址上，也曾發見過。由這些建築上，陶器上，可知當年生活之奢華，文明之發達。在中庭和長廊間的幾間房裏，繼續掘出許多宮庭生活中最有趣的古物。由好

幾種的證據裏，伊文思斷定這所「邁諾斯的王宮，」便是傳說中的第達拉斯所建的迷宮。他又在宮中發見「邁諾斯的朝殿；」北邊是一個寶座，沿著牆邊是一行的低石椅。這是世界上最古的朝殿，自一位國王坐在這上時，離今已有三千五百年了。邁諾斯的王宮，與舍利曼所發見的特林斯與邁錫尼的王宮，有極不同之點；特林斯與邁錫尼是「堡宮，」四邊都是堅牆，對於防備敵人進攻，邁諾斯的宮殿卻毫無這種戰備；這可見當時的克里特是和平的地方，絕不防敵人來侵略；他們的防禦在海上，他們的權力在兵艦。當兵艦在時，克諾索斯可以不用一點防禦，一旦海軍力衰頹時，克諾索斯便毫無抵抗的任憑敵人侵陵了。在全宮



第五十二圖　克諾索斯宮室中的陶缸

的各處，都可見大火焚的痕跡，由此可知他們的海軍，是終於衰頹了，敵人終於到過這裏了。也許這樣的焚刼，在牠的長久的歷史上，不止經過一次呢。許多刻文的泥板，都經大缸中的油火所燒灼，堅硬如石；在那樣弘大的一座宮中，竟沒有發見一件金屬的器具，更不必說重要的寶物。由此可見克諾索斯的光榮與文明，乃是突然的摧毀的。他們的寶物，已被侵略者搜羅乾淨。此或由邁諾斯朝的諸王，已不能維持他們的海軍力，或邁諾斯的海軍，終於遇到更強的敵人，而完全覆沒。總之，克里特的海權一經喪失，跟着喪失的是一切的文明、光榮、和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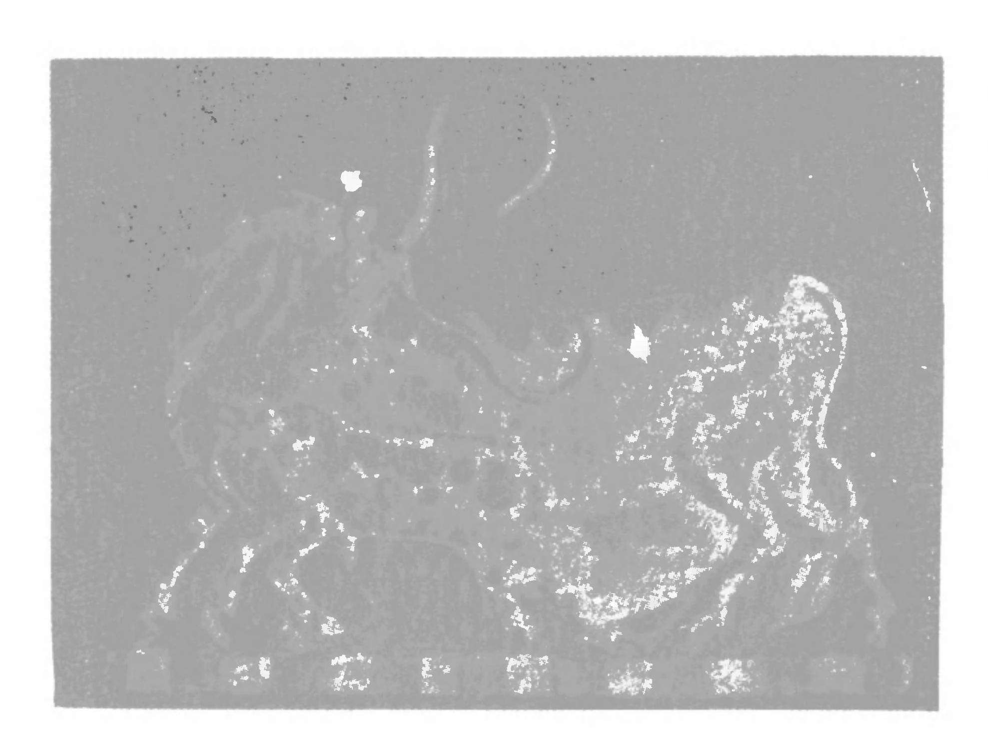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三圖　邁諾斯王的朝殿

克里特的女子衣飾，和男子不同，在依文思發見的好幾幅小壁畫上，所畫的女子，衣服都是華



第五十四圖 諾薩斯宮室中發見的執蛇女像





第五十五圖　克諾索斯宮室中的壁畫

麗而重多，不似希臘古代婦人衣裳輕簡。見者簡直可以他們爲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女子的服飾。

由壁畫上由發見的僅餘一頭的牛像上，都可知道古代克里特人是喜歡鬬牛的。這是極殘酷的，鬬者多爲牛所殺，而他們則大都爲非克里特人，大約是被征服的人。食人巨怪民諾托的傳說，大約卽由於此，而流傳於希臘各地。

克里特人極好藝術，其工作的精好，是別種人所不能及的。任有的瓶飾上，以及在因傾圮而未被刼略的一室內所發見的金屬器具上，都可見其技術決非粗率，其最精美的，乃非希臘全盛時代的匠人不能爲。然而有一個最可怪的現象，便是一切克里特的藝術品，無論壁畫，無論雕刻，都是小規模的，找不到巨大的石像，也找不到巨大的壁畫。在隣近的埃及，在同一時代（埃及的第十八代），其弘大無比的雕刻與大規模的工作，乃竟沒有絲毫影響到克里特，這眞是很可怪的。

據許多專家的意見，克里特的文化，其古遠決不在她隣近的尼羅河文化與美索不達米文化之下，而她卻是原始的，並不曾受過他們的影響。所以古代的地中海文化，可以說是鼎足而三。這在歐洲的歷史上，實是一個很重大的發見。

第十一章　巴力斯坦

上面講到埃及的發掘，巴比倫的發掘，亞述的發掘，推來的發掘，邁錫尼的發掘，以及克里特島上海王國都城的發掘，都各有豐富的收穫，都各有驚人的故事，動人聽聞的經過，然而講到巴力斯坦(Palestine)的發掘，在全體上說來，結果卻是失望。這地方是基督教聖經上極重要的地方。然而自從窩棱(Captain Warren)開始在這裏發掘之後，至今已經五十年，而十分重大的發見，卻從不曾有過。在他們工作之初，發掘者和一般熱心幫助者，希望是極大的，簡直是無理由的大。他們當窩棱在巴力斯坦工作之時，便希望他的鏟子一掘下來，便可完全解決聖經上的許多疑問。熱心幫助者的夢想，集中於大衛(David)的戰績和所羅門(Solomon)的光榮等等；有的人竟還希望能夠發見和耶穌接近的信徒的幾封私信。然而這一類的大希望，卻全歸泡影。雖然在巴力斯坦，得到一塊重要的刻石，然不是專門發掘者所發見的，而是一位遊歷的教士偶然得到的，而他還完全不

明白他的發見的價值！

現在，人已明白巴力斯坦的發掘終於失望的原因；以後當不至再有什麼癡想了。然而，醉心於波塔和雷雅特在巴比倫和尼尼微的大發見，馬烈特在埃及的大發見的人，卻不相信在巴力斯坦竟不會發見同樣偉大的結果。但我們須知，在巴力斯坦的全部歷史上，本就沒有一個好好的組織和經歷久長的國家，他們也不曾有和巴比倫及尼尼微相似的偉大宮殿，也不曾有和底比斯相似的弘麗廟宇。巴力斯坦之有中央的勢力，僅爲紀元前一千年時的事，且在古代東方史上，也不過曇花一現而已。就巴力斯坦所已知的歷史上看來，我們實在沒有勇氣去希望在這個「聖地」得到可以和美索不達米及尼羅河流域的諸大國的最零星的遺跡相並的古物，雖說在所羅門王的簡短的光華時代有大工程建造着；然而後來的巴力斯坦歷史，卻使這些大建築不能存在。巴力斯坦原是在行軍大道上，無論是埃及人去征伐敍里亞，或是亞述人南下去攻打埃及，巴力斯坦總是首當其衝。所以巴力斯坦是世界上戰事最繁的所在；所以，她的大建築便很難存在了。在巴力斯坦的故址上，沒有古城不是被毀得片瓦無存的，不僅是經過一次，而且是再三再四，而且，占據了巴力斯

坦的民族，也此與彼仆，不是一種。而這些興滅無常的民族，如巴力斯坦的閃人或希伯來人等本就不是建築家或藝術家。他們每有大建築，便要找外國工程師代勞。所以大規模或有藝術價值的古物或建築在巴力斯坦，實在沒有多大希望去發見。且巴力斯坦的氣候和土地也沒有保存古物的可能性，不像埃及終年少雨，土地乾燥，能够將最精緻易碎的東西，如紙草文書，象牙等，保存到數千年而還不壞。

所以巴力斯坦的發掘，在一般人看來，其結果是出於初料的失望。他們沒有驚人的發見，甚至沒有可供一般人值得回頭第二次，或細看一會的東西。然而，在今日的考古學眼光上看來，一般人以爲不值一看的東西，或者更比偉大的動人聽聞的東西，更有價值；因此種貌不驚人的古物，在研究當時人民的生活上，是比大建築大石像更有可供參考的地方。在這一點上說來，巴力斯坦的發掘，雖不能說是有大成功，卻也不能說是全然失敗而無結果。

馬卡力斯忒（Macalister）博士，於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五年間和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間，在基則（Gezer）的發掘，結果在巴力斯坦的發掘中，是最有所獲的。雖所獲不能和需雅特

之得到尼尼微的王家圖書館，卡忒之發見都丹喀門墓的驚動一世相比，然其在巴力斯坦的人民生活及種族文化上，卻極有貢獻。基則並不是巴力斯坦歷史上最大的城市，也不是對於史蹟有重大關係的地方。她是一座並不惹人注目的小堅城，巴力斯坦歷史上的重要事實，差不多都是經過她的旁邊而去。但正以有這原因，在別的著名大古址上所不能得到的東西，在這小城的古址上，倒可以得到。她的三千年的發展，差不多都可在發掘的結果上見到。且耶路撒冷諸地，至今尚是人口衆多，屋宇相望，發掘的工作，是極難進行的；基則是久無居民的地方，可以任憑工作者發掘。基則是半哩長，四百五十呎至六百呎闊的荒丘，高出地面有二百至三百呎。荒丘的較低部分，是石灰石岩層，和聳立於南邊的幾座小山一樣。上面部分，爲三千年來疊積起來的灰燼餘蹟。這地方形勢很好，水料的供給又冠於全巴力斯坦的諸城。她的最初出現於歷史上，乃是紀元前一四〇〇年時，那時，她是服從埃及帝國的。在埃及的第十九代時，米棱塔（Merenptah）攻下基則。後來以色列人繼埃及人來到這個城。以後此城又入以色列世仇非利士人（Philistine）之手。大衞初得大功，卽在此城下。所羅門時代，埃及王又攻下基則，放火焚燬，而將一部分給他的女兒卽所羅門的妻。同時，埃

及人卻仍握住基則不肯放手，所羅門的妻，不過實際上得其城民稅款一部分而已。後來亞述人又占領此城。以後經過五百年的沈寂之後，在馬喀比戰爭（Maccabaean wars）中，基則又是戰事的中心。此後，她便永遠不見於歷史上了。直到了一九〇二年的六月，她才復爲馬卡力斯式的鍬鏟所發見。馬卡力斯式的發掘，其故事長而複雜，決非這裏所能細述的。總之，他卻將這城市在三千年中的歷史與變遷，都追究出來。他發見基則共有八層，表現這城歷史的八個時期；在有的地方，六層是消滅不見，賸下止有二層。這可見後來的居民，在有的地方，竟收拾乾淨了前代的餘燼，然後動手，重行建造。基則的房屋大都建於鬆泥上，經過雨水衝洗之後，便要崩塌。有一座房子塌毀時，壓死一個母親和五個孩子；當骸骨發見時，她手上尙執着刀；顯然可知，她那時正備飯給孩子吃，全沒料到房子的崩塌下來。在她的屍身上，尙附着衣飾，而牆上還釘着一尊女神的像。

基則的最初居民，文化很低，穴山而居，遺物極少。約當紀元前三五〇〇年或三〇〇〇年時，閃人侵略基則，穴居人便成過去的遺跡，僅留下穴洞而已。閃人建城在山頂，城牆建以大石，高約二十至三十呎，厚約十三呎。城之中央爲國王所居，他是臣屬於埃及的。城中有一道大水溝，引水供給人

民，水源在一個山洞裏。這是基則城中最大工程，或可以說，除了後來的耶路撒冷之外的巴力斯坦最大工程。城中更有一個小廟奉祀埃及的神，廟牆上滿刻埃及文。由此可見埃及的影響，在當時是極深的。他們的工藝品，不是他們的創造，都是模擬埃及的，且是極粗率的。總之，不僅基則，在全部巴力斯坦，自始至終沒有一個本地的陶匠，能創造新花樣的水瓶，也沒有一個鐵匠，能創造新式樣的刀或箭頭。但巴力斯坦人，文化雖低，雖止能模擬他種民族，然在這樣的地方，終於興起最有力量的一種教，產生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這眞是不可解的神祕。

基則的發掘，在舊約上並沒有什麼幫忙。所羅門時代的基則，遺蹟被發見的，是幾所方形的城塔，顯然是添建在外城之上的。亞述時代的基則，唯一的勝物是兩片刻文的石版，上面刻有楔形文字；其一是關於買賣奴隸的事，文中擔保這些奴隸並無疾病，身體上也無殘傷；其他一片敘的是一個希伯來人售去一塊田地的詳情。在瑪喀比戰爭時代，基則初在希伯來的世仇之手，為獨立戰爭的最大妨礙。但在紀元前一四三年時，西門瑪喀比(Simon Maccabæus)終於攻下城裏。發見這個時代的遺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一個挑土的女郎，見到城牆邊有一塊石頭，上面隱隱若有刻文，便

將這塊送給發掘者。石上的刻文被證明是希臘文；由這刻文上面纔知道所發現的是西蒙、瑪咯比的宮堡。刻文說：『判普刺斯（Pampras）說着，但願大火燒燬西門的宮殿！』這可見那名為判普刺斯的敍里亞人，為勝利的瑪咯比人逐出家宅之外，且被強迫為建築宮堡的工人，於是他在憤懣不平之際，在石上刻下這個詛咒的話；而這石塊後來砌在城牆之內。不料他的詛咒，在二千年之後，反成了證明西門、瑪咯比宮堡的唯一證據，此後基則的歷史，在實際上已到終結，不再有什麼可敍述的事，而在發掘的工作上，也便沒有得到什麼重要的遺物。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建在山上的古城，歷史經過三千年至三千五百年，而其居民的人種，則此興彼作，自穴居的和立人（Horite）以至亞摩利人（Amorite），希伯來人，埃及人，非利士人，亞述人，馬其頓人（Macedonian），然後又是希伯來人。在三千年中，一個民族來，一個民族去，他們都留遺蹟在灰燼瓦礫之中，給我們一讀他們三千年的歷史。這真是一個多變的城市啊！

附錄　參考書目

（一）普通的參考書

Adolf Michaelis: A Century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英譯本）.

J. Baikie: The Life of Ancient East.

David Masters: The Romance of Excavations.

（二）第一章至第四章的參考書

Prof. G. Maspero: Egyptian Archaeology（英譯本）.

Petrie: Royal Tombs of the First Dynasty.

Petrie: Abydos.

Petrie: Tell-el-Amarna.

Belzoni: Narrative of the Operations and Recent Discoveries:

Eliot Smith: Tutankhansen and the Discovery of his Tomb.

（三）第五章至第七章的參考書

De Sarzec and Henzey: Découvertes en Chaldée.

Koldewey: The Excavations at Babylon.

Layard: Nineveh and its Remains.

Layard: Fresh Discoveries at Nineveh and Babylon.

（四）第八章至第十章的參考書

H. Schliemann: Troy and its Remains.

H. Schliemann: Ilios: The City and Country of the Trojans.

H. Schliemann: Troja; Results of Researches, etc.

Leaf: Troy.

H. Schliemann: Mycenæ and Tiryns: Narrative of Researches and Discoveries.

H. Schliemann: The Prehistoric Palace of the Kings.

A. Evans: The Palace of Minos at Knossos.

（五）第十一章的參考書

Macalister: The Excavation of Gezer.